

十四

魏

十五

韓

十六

田敬仲完

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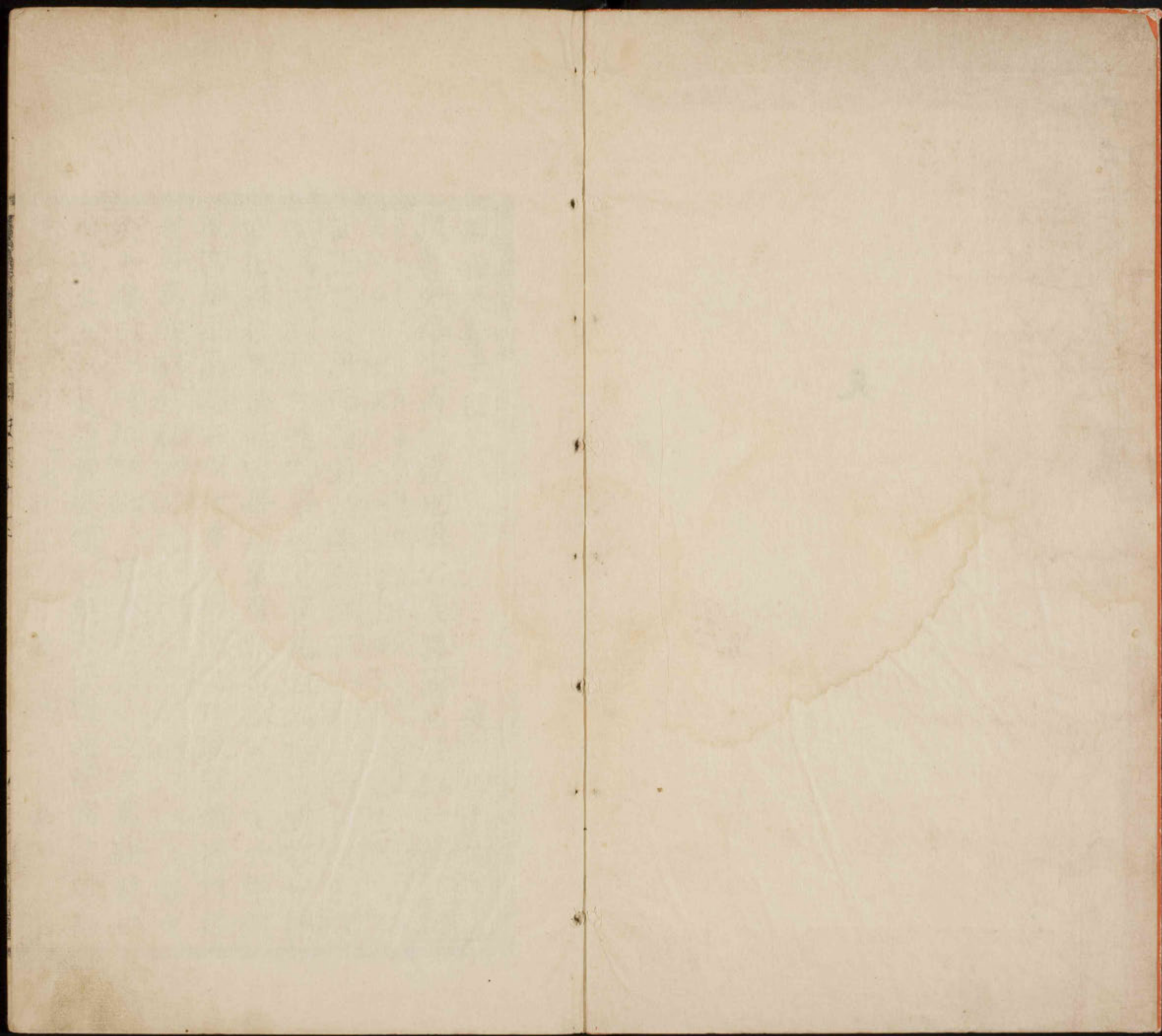
孔子

史記

卷四十四之七

世家十四之七

卷四十四



魏世家第十四

魏之先畢公高之後也畢公高與周同姓

史記卷四十四 魏世家第十四 畢公高與周同姓

之子十六國有畢原豐郇言畢公是文王之子此云與周同姓似不用左氏之說馬融亦云畢毛文王庶子

武王之伐紂而高封於畢

杜預曰畢在長安縣西北○正義曰括地志云畢原在雍

南二十里於是為畢姓其後絕封為庶人或在中國

或在夷狄其苗裔曰畢萬事晉獻公獻公之十六年趙

夙為御畢萬為右以伐霍耿魏滅之以耿封趙夙以魏

封畢萬

正義曰魏城在陝州芮城縣北五里鄭玄詩譜云魏姬姓之國武王伐紂而封焉

為大

夫卜偃曰

索隱曰晉掌卜大夫郭偃也

畢萬之後必大矣萬滿數也

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開之矣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

民今命之大以從滿數其必有衆初畢萬卜事晉遇屯

之比辛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蕃昌畢
萬封十一年晉獻公卒四子爭更立晉亂而畢萬之世
彌大從其國名為魏氏生武子索隱曰左傳武子名犇
季生武子州與犇聲相近字因以異代亦不同魏武子以魏諸子事晉公子
重耳晉獻公之二十一年武子從重耳出亡十九年反
重耳立為晉文公而令魏武子襲魏氏之後封列為大
夫治於魏生悼子魏悼子徙治霍索隱曰系本云武子
系本居篇曰魏武子君魏悼子徙霍宋忠曰霍地名今
河東潞縣也則是有悼子系本卿大夫代自脫耳然魏
今河北魏縣是也○正義曰晉州霍邑縣漢潞縣也
後漢改曰永安隋改曰霍邑本春秋時霍伯國也生
魏絳魏絳事晉悼公悼公三年會諸侯悼公弟揚干亂
行魏絳穆辱揚干索隱曰左傳云悼公怒曰合諸侯以

魏世家

為榮今辱吾弟將誅魏絳或說悼公悼公止卒任魏絳
政使和戎翟戎翟親附悼公之十一年曰自吾用魏絳
八年之中九合諸侯戎翟和子之力也賜之樂三讓然
後受之徙治安邑正義曰安邑在絳州魏絳卒謚為昭
子徐廣曰世本曰莊子○索隱曰系本錯生魏嬴嬴生
也君篇又曰昭子徙安邑亦與此文同魏獻子索隱曰系本云獻子名荼獻子事晉昭公昭公
卒而六卿彊公室卑晉頃公之十二年韓宣子老魏獻
子為國政晉宗室祁氏羊舌氏相惡六卿誅之盡取其
邑為十縣六卿各令其子為之大夫獻子與趙簡子中
行文子范獻子並為晉卿索隱曰簡子趙鞅文其後十
四歲而孔子相魯後四歲趙簡子以晉陽之亂也而與

韓魏共攻范中行氏魏獻子生魏侈索隱曰侈他本亦作多蓋多字誤而代數錯也系本獻子生簡子取取生襄子多而左傳云魏曼多是也則侈是襄子中間少簡子一代魏侈與趙鞅共攻范中行氏魏侈之孫曰魏桓子索隱曰系本云襄子子駒與韓康子趙襄子共伐滅知伯正義曰知音智括地志云故智城在分其地索隱曰康子名荀亦曰荀瑶也本姓桓子之孫曰文侯都徐廣曰世本云是魏駒之子與此系代亦不同也魏文侯元年秦靈公之元年也與韓武子趙桓子周威王同時索隱曰系本武子名出其民十六年伐秦築臨晉元里十七年伐中山使子擊守之趙倉唐傳之子擊逢文侯之師田子方於朝歌

魏世家

引車避下謁田子方不為禮子擊因問曰富貴者驕人乎且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亦貧賤者驕人耳夫諸侯而驕人則失其國大夫而驕人則失其家貧賤者行不合言不用則去之楚越若脫躡然奈何其同之哉子擊不擇而去西攻秦至鄭而還築雒陰合陽正義曰雒水在水南郟陽郟水之北柘地志云郟陽故城在同州河南西縣南三里雒陰在同州西也二十二年魏趙韓列為諸侯二十四年秦伐我至陽狐正義曰柘地在魏州元城縣東北三十里也二十五年子擊生子瑩索隱曰瑩音乙文侯受子夏經藝客段干木過其閭未嘗不軾也正義曰過先卧反文侯軾干木閭也皇甫謐高士傳云木晉人也守道不仕魏文侯欲見造其門干木踰牆避之文侯以容禮待之出過其閭而軾其僕曰君何軾曰段干木賢者也不趨勢利懷君子之道隱處窮巷聲馳千里吾安

得勿軼于木先乎德寡人先乎勢干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勢不若德貴財不若義高又請為相不肯後甲己固請見與語文侯立倦不敢息淮南子云段干木晉之大駟而為文侯師呂氏春秋曰魏文侯見段干木立倦而不取息及見翟璜踞於堂而與之言翟璜不悅文侯曰段干木官之則不肯祿之則不受今汝欲官則相至欲祿則上卿至既受吾秦嘗欲伐魏或曰魏君賢人是禮國人稱仁上下和合未可圖也文侯由此得譽於諸侯任西門豹守鄴而河內稱治索隱曰大河在鄴東故名鄴為河內○正義曰古帝王之都多在河東河北故呼河北為河內河南為河外又云河從龍門南至華陰東至衛州即東北入海曲繞冀州故魏文侯謂李克曰先生嘗教寡人曰家貧則思良妻國亂則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則璜徐廣曰文侯弟名成二子何如李克對曰臣聞之卑不謀尊疎不謀戚臣在闕門之外不敢當命文侯曰先生臨事勿讓李克曰君

魏世家

不察故也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文侯曰先生就舍寡人之相定矣李克趨而出過翟璜之家翟璜曰今者聞君召先生而卜相果誰為之李克曰魏成子為相矣翟璜忿然作色曰以耳目之所覩記臣何負於魏成子西河之守臣之所進也君內以鄴為憂臣進西門豹君謀欲伐中山臣進樂羊中山已拔無使守之臣進先生君之子無傳臣進屈侯鮒臣何以負於魏成子李克曰且子之言克於子之君者豈將比周以求大官哉君問而置相非成則璜二子何如克對曰君不察故也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

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是以知魏成子之為相也且子安得與魏成子比乎魏成子以食祿千鍾什九在外什一在內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師之子之所進五人者君皆臣之子惡得與魏成子比也翟璜遂巡再拜曰璜鄙人也失對願卒為弟子二十六年魏山崩壅河徐廣曰在陝鞏案地理志云弘農陝縣故魏國北魏在太陽東魏在豫陽○正義曰括地志云魏山在陝州陝縣西二里臨黃河今臨河有崗阜似是魏山之餘也三十二年伐鄭城酸棗敗秦于注司馬彪曰河南梁縣有注城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注城在汝州梁縣西十五里注或作鑄也三十五年齊伐取我襄陵徐廣曰今在三十六年秦侵我陰晉徐廣曰今之華陰○索隱曰年表作齊侵陰晉秦本紀云惠王六年魏納陰晉更名曰寧秦徐氏云

今之華陰也三十八年伐秦敗我武下正義曰括地志云故武城一名武之平城是歲文侯卒索隱曰紀年云魏武侯元年當趙烈侯之十四年不同也又系本敬侯名章公子朔為亂不勝奔魏與魏襲邯鄲魏敗而去二年城安邑王垣徐廣曰垣有王屋山也○索隱曰紀年十一年城洛陽及安邑五垣徐廣云垣縣有王屋山故曰王垣○正義曰括地志云故城垣縣本魏王垣也七年伐齊至桑丘正義曰在絳州垣縣西北二十里也九年翟敗我于澮索隱曰澮音古外反于澮於澮水之側○正義曰澮音古外反于澮於澮水之側○十一年齊威王初立索隱曰按紀年齊威王立十一年

與韓趙三分晉地滅其後十三年秦獻公縣櫟陽十五

年敗趙北蘭正義曰在石州趙之西北趙北蘭也北十六年伐楚取魯

陽正義曰今汝州魯山縣也武侯卒索隱曰紀年云武侯二十六年卒子瑩立是為

惠王惠王元年初武侯卒也子瑩與公中緩正義曰爭中音仲爭

為太子公孫頌自宋入趙索隱曰頌音祁紀年云武侯元年封公子緩趙侯種韓懿

懿侯曰索隱曰懿侯之子魏瑩與公中緩爭為太子君亦聞

之乎今魏瑩得王錯徐廣曰汲冢紀年惠王二年魏大夫王錯出奔韓也挾上黨

固半國也因而除之徐廣曰除一作陪○正義破魏必

矣不可失也懿侯說乃與趙成侯合軍并兵以伐魏戰

于濁澤徐廣曰長社有濁澤○索魏氏大敗魏君圍趙

魏世家

謂韓曰除魏君立公中緩割地而退我且利韓曰不可

殺魏君人必曰暴割地而退人必曰貪不如兩分之魏

分為兩不彊於宋衛則我終無魏之患矣趙不聽韓不

說以其少卒夜去惠王之所以身不死國不分者二家

謀不和也若從一家之謀則魏必分矣故曰君終無適

子其國可破也索隱曰此蓋古人之言及俗說故云故曰二年魏敗韓于馬

陵敗趙于懷三年齊敗我觀徐廣曰齊世家云獻觀以和齊年表曰伐魏取觀今

之衛縣也○索隱曰田完系家云敗魏於濁澤而圍東

王惠王請獻觀以和解○正義曰觀音館魏州觀城縣

古之觀國語云觀國夏啓子太康五年與韓會宅陽城

正義曰括地志云宅陽故城一名北武堵為秦所敗徐

日秦年表曰六年伐取宋儀臺徐廣曰一作義臺○索

敗韓魏洛陰

臺見莊子司馬彪亦曰臺名郭象云義臺靈臺也九年伐敗韓于澮與韓戰少

梁虞我將公孫痤徐廣曰年表云厲我太子也取龐秦獻公卒子孝

公立十年伐取趙皮牢彗星見十二年星晝墜有聲十

四年與趙會鄆十五年魯衛宋鄭君來朝索隱曰紀年侯衛成侯鄭鞏侯來朝皆在十四年鄭鞏侯者

韓昭侯也韓哀侯滅鄭而徙都之遂改號曰鄭十六年

與秦孝公會社平侵宋黃地宋復取之十七年與秦戰

元里秦取我少梁圍趙邯鄲十八年拔邯鄲趙請救于

齊齊使田忌孫臏救趙敗魏桂陵十九年諸侯圍我襄

陵築長城塞固陽正義曰塞先代反括地志云相楊縣漢舊縣也在銀州銀城縣界按魏築

長城自鄭濱洛北庭銀州至勝州固陽縣為塞也二十

年歸趙邯鄲與盟漳水上正義曰邯鄲洛州縣也漳水名漳水源出洛州武安縣三

魏世家

門山二十一年與秦會彤趙成侯卒徐廣曰年表云二十七年丹封名會

臣也冊魏大二十八年齊威王卒中山君相魏索隱曰魏文侯滅中山使

子擊守之後尋復國至是始令相魏其中山後又為趙所滅三十年魏伐趙正義曰孫臏傳

云魏與趙攻韓韓告急齊此文誤耳魏伐趙趙請救齊齊使孫臏救趙敗魏桂陵乃在十八年也

趙告急齊齊宣王用孫子計救趙擊魏魏遂大興師使龐涓

將而令太子申為上將軍過外黃外黃徐子劉向別錄曰徐子外

黃人也外黃時屬宋正義曰括地志云故圍城有南北二城在汴州雍丘縣界本屬外黃即太子申見徐子

之地謂太子曰臣有百戰百勝之術太子曰可得聞乎

客曰固願效之曰太子自將攻齊大勝并莒正義曰莒密州縣也

在齊東南言從西破齊并至莒地則齊土盡矣則富不過有魏貴不益為王若

戰不勝齊則萬世無魏矣此臣之百戰百勝之術也太

子曰諾請必從公之言而還矣客曰太子雖欲還不得
矣彼勸太子戰攻欲啜汁者眾正義曰啜穿悅反汁之
太子雖欲還恐不得矣太子因欲還其御曰將出而還
與北同太子果與齊人戰敗於馬陵徐廣曰在元城○
索隱曰按紀年云
二十八年與齊田盼戰于馬陵又上二年魏敗韓馬陵
十八年趙又敗魏桂陵正義曰虞
書志林云馬陵在濮州鄆城縣東北六十里有陵間谷
深峻可以置伏按龐涓敗即此也徐說馬陵在魏州元
城縣東南一里龐涓敗非此地也田完世家云宣王二
年魏伐趙與韓親共擊魏趙不利戰於南梁韓氏請於
齊齊使田忌嬰將孫子為師救趙韓已擊魏大破之馬
陵按南梁在汝州又此傳云太子為上將軍過外黃又
孫臏傳云魏與趙攻韓韓告急齊齊使田忌將而往直
走大梁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齊軍已過而西矣按
孫子滅竈退軍三日行至馬陵遂殺龐涓虜魏太子申
大破魏軍營當如虞喜之說從汴州外黃退至濮州東
北六十里是也然趙韓共擊魏戰國於南梁韓急請救
於齊齊師走大梁敗魏馬陵豈合更渡河北至魏州先

魏世家

城哉徐說齊虜魏太子申殺將軍涓軍遂大破三十一
年秦趙齊共伐我索隱曰紀年云二十九五月齊田
十月邯鄲伐我北鄙土攻衛鞅我師敗績是也然言二十九不同秦將商君詐我將軍
公子卬而襲奪其軍破之秦用商君東地至河而齊趙
數破我安邑近秦於是徙治大梁徐廣曰今浚儀駟案
王九年四月甲寅徙都大梁也○索隱曰紀年以為惠
王九年蓋誤也○正義曰陳留風俗傳云魏之都也畢
萬十葉徙大梁按以公子赫為太子三十三年秦孝公
卒商君亡秦歸魏魏怒不入三十五年與齊宣王會平
阿南地理志沛郡有平阿縣也惠王數被於軍旅卑禮厚幣以招賢
者鄒衍淳于髡孟軻皆至梁梁惠王曰寡人不佞兵三
折於外太子虜上將死國以空虛以羞先君宗廟社稷

寡人甚醜之，叟不遠千里，劉熙曰：叟，長老之言。辱幸至弊

邑之廷，將何以利吾國？孟軻曰：君不可以言利。若是夫

君欲利，則大夫欲利；大夫欲利，則庶人欲利；上下爭利，

國則危矣。為人君，仁義而已矣。何以利為？三十六年，復

與齊主會甄，是歲惠王卒。索隱曰：紀年云：惠成王三十

子襄王立。索隱曰：系本襄王名嗣。襄王元年，與諸侯會徐州。徐廣曰：今

薛相王也。追尊父惠王為王。徐廣曰：二五年，秦敗我龍

賈，軍四萬五千于雕陰。徐廣曰：在上郡。正義曰：括地

北三十里，彫圍我焦曲沃。正義曰：括地志云：故焦城在

陰，故城是也。曲沃有城在陝縣東北百步。古號城中東

西南三十二里。按今有曲沃店也。予秦河西之地。正義曰：自

魏世家

曰：應乙陵反，括地志云：故應城，故秦取我汾陰皮氏。正義

應鄉也。在汝州魯山縣東三十里。秦取我汾陰皮氏。正義

曰：括地志云：汾陰故城在蒲州陰汾縣北九里。皮氏故城在絳州龍門縣西一百八十八步。焦魏伐楚

敗之陘山。徐廣曰：在密縣。正義曰：括地志云：新縣西南三十里。七年，魏盡

入上郡于秦。正義曰：括地志云：上郡故城在綏州上縣

綏等州北，至固陽，並上郡地。魏築長城，界秦自華州鄭

縣已北，濱洛至慶州洛源縣，自於山即東北至勝州固

陽縣東，至河西上郡秦降我蒲陽。正義曰：在隰州隰川八

年，秦歸我焦曲沃。十二年，楚敗我襄陵。諸侯執政與秦

相張儀會齧桑。徐廣曰：在梁十三年，張儀相魏，魏有女

子化為丈夫，秦取我曲沃。正義曰：絳州桐平周。正義曰：

志云：平周縣在汾州介休縣西五十里也。

十六年，襄王卒，子哀王立。張儀

復歸秦。

荀勗曰：和嶠云：紀年起自黃帝，終於魏之今王。今王者，魏惠成王子案太史公書：惠成王但言

惠王立十六年卒并惠襄王為五十二年今案古文惠成
書為誤分惠成之世以爲二王之年數也世本惠王生
襄王而無哀王然則今王者魏襄王也○索隱曰系本
襄王生昭王而無哀王蓋脫一代耳孔衍叙魏語亦有
哀王而紀年說惠成王三十六年又稱後元一十七年
卒此又分惠王之歷以爲二王之年又有哀王凡二十
三年紀事甚明蓋無足疑然則是紀年之作失哀王之
代故分襄王之年爲惠王後元即以襄王之年包哀王之
代之哀王元年五國共攻秦正義曰韓魏不勝而去二
年齊敗我觀津正義曰括地志云觀津城在冀州棗陽
五年秦使擄里子伐我曲沃索隱曰擄里子秦昭王
焉走犀首岸門徐廣曰賴陰有岸亭○索隱曰犀首官
頭亭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岸門在許州長社縣西北十八里今名西武亭六年秦求立公
子政爲太子索隱曰魏公子也與秦會臨晉七年攻齊徐廣曰

魏世家

擊齊魯齊魯與秦伐燕八年伐衛拔列城二索隱曰紀年
子於濮也正義曰魏大見衛君曰請罷魏兵免
成陵君可乎衛君曰先生果能孤請世世以衛事先生
如耳見成陵君曰昔者魏伐趙斷羊腸拔閼與徐廣曰
○正義曰閼於連反與音預羊腸坂道在太行山上海
口懷州北口潞州閼與故城在潞州及儀州若斷羊腸
拔閼與北連恒州則趙國東西斷而爲三也約斬趙趙分而爲二所以不亡
者魏爲從主也今衛已迫亡將西請事於秦與其以秦
驛衛不如以魏驛衛正義曰驛音釋衛之德魏必終無窮成陵
君曰諾如耳見魏王曰臣有謁於衛衛故周室之別也
其稱小國多寶器今國迫於難而寶器不出者其心以
爲攻衛驛衛不以王爲主故寶器雖出必不入於王也

臣竊料之先言驛衛者必受衛者也如耳出成陵君入以其言見魏主魏王聽其說罷其兵免成陵君終身不見九年與秦王會臨晉張儀魏章皆歸于魏索隱曰魏章為魏將後又相魏相田需死楚害張儀犀首薛公索隱曰薛公田文也楚相昭魚謂蘇代索隱曰昭魚昭奚恤也曰田需死吾恐張儀犀首薛公有一人相魏者也代曰然相者欲誰而君使之昭魚曰吾欲太子之自相也索隱曰太子即襄王也代曰請為君北必相之昭魚曰奈何對曰君其為梁王代請說君昭魚曰奈何對曰代也從楚來昭魚甚憂曰田需死吾恐張儀犀首薛公有一人相魏者也代曰梁王長主也必不相張儀張儀相必右秦而左魏犀首相必右韓而左魏薛

魏世家

公相必右齊而左魏梁王長主也必不便也王曰然則寡人孰相代曰莫若太子之自相太子之自相是三人者皆以太子為非常相也皆將務以其國事魏欲得丞相璽也以魏之疆而三萬乘之國輔之魏必安矣故曰莫若太子之自相也遂北見梁王以此告之太子果相魏十年張儀死十一年與秦武王會應十二年太子朝於秦秦來伐我皮氏未拔而解十四年秦來歸武王后十六年秦拔我蒲反陽晉封陵索隱曰紀年作晉陽封谷正義曰陽晉當作晉陽也史文誤括地志云晉陽故城今名晉城在蒲州虞鄉縣西三十五里表云魏哀王十六年秦杜陽晉陽即此城也封陵亦在蒲州按陽晉故城在曹州解在蘇秦傳也十七年與秦會臨晉秦予我蒲反十八年與秦伐楚徐廣曰二十年與齊王會于韓二十一年

與齊韓共敗秦軍函谷徐廣曰河二十三年秦復予我

河外及封陵為和哀王卒索隱曰汲冢紀年終於哀王二十三年喪畢始稱

也元年子昭王立索隱曰系本昭王名徽昭王元年秦拔我襄城二

年與秦戰我不利三年佐韓攻秦秦將白起敗我軍伊

闕二十四萬六年予秦河東地方四百里芒卯以詐重

索隱曰言卯以七年秦拔我城大小六十一八年秦昭

王為西帝齊湣王為東帝月餘皆復稱王歸帝九年秦

拔我新垣曲陽之城正義曰年表及括地志云曲陽故

曲陽未詳端的所之處也十年齊滅宋宋王死我溫十二年與秦趙

韓燕共伐齊敗之濟西湣王出亡燕獨入臨菑與秦王

會西周正義曰即王城也十三年秦拔我安城正義曰

魏世家

云安城故城豫州汝兵到大梁去徐廣曰十八年秦

拔郢楚王徙陳十九年昭王卒子安釐王立索隱曰系

名安釐王元年秦拔我兩城二年又拔我二城軍大梁

下韓來救予秦溫以和三年秦拔我四城斬首四萬四

年秦破我及韓趙殺十五萬人走我將芒卯魏將段干

子請予秦南陽徐廣曰在脩武以和蘇代謂魏王曰欲璽者段

干子也欲地者秦也今王使欲地者制璽使欲璽者制

地魏氏地不盡則不知已且夫以地事秦譬猶抱薪救

火薪不盡火不滅王曰是則然也雖然事始已行不可

更矣對曰王獨不見夫博之所以貴梟者便則食不便

則止矣今王曰事始已行不可更是何王之用智不如

用梟也

正義曰博頭有刻為梟鳥形者擲得九年秦拔我懷十年秦太子外質於魏死十一年秦拔我鄴丘

曰鄴一作廩立又作邢立鄴立今為宋公縣○索隱曰鄴七系反又音婁○正義曰鄴七私反又音婁地理志云汝南郡新鄴縣應邵曰秦伐魏取鄴立漢與為新鄴章帝封魏後更名宋

秦昭王謂左右曰今時韓魏與始孰彊對曰不如始彊王曰今時如耳

魏齊與孟嘗芒卯孰賢對曰不如王曰以孟嘗芒卯之

賢率彊韓魏以攻秦猶無奈何寡人何也今以無能之如

耳魏齊而率弱韓魏以伐秦其無奈何寡人何亦明矣左

右皆曰甚然中旗馮琴而對曰

索隱曰戰國策作推琴伏瑟五文各不同王之料天下過矣當晉六卿之時知

氏最彊滅范中行又率韓魏之兵以圍趙襄子於晉陽

魏世家

汾水

決晉水以灌晉陽之城

正義曰括地志云晉水出并州晉陽縣西懸壘山山海經云

懸壘之山晉水出焉東南流注汾水昔趙襄子堡晉陽智氏防山以水灌之不沒者三版其瀆乘高西注入晉

陽城以周澆灌東南出城注於汾陽也不堪者三版知伯行水魏桓子御

韓康子為參乘知伯曰吾始不知水之可以亡人之國

也乃今知之汾水可以灌安邑

正義曰安邑在絳州夏縣本魏都汾水東北歷入河也絳水可以灌平陽

正義曰平陽晉州本韓都水今名弗泉源出絳山飛泉奮湧揚波注縣積壑壑魏桓

一十許丈望之極為奇觀矣按引北灌平陽城也子肘韓康子韓康子履魏桓子肘足接於車上而知氏

地分身死國亡為天下笑今秦兵雖彊不能過知氏韓

魏雖弱尚賢其在晉陽之下也此方其用肘足之時也

願王之必勿易也

索隱曰易音以鼓反

於是秦王恐齊楚相約而

新

攻魏魏使人求救於秦冠蓋相望也而秦救不至魏人有唐睢者年九十餘矣索隱曰按睢字音七余反謂魏王曰老臣請西說秦王令兵先臣出魏王再拜遂約車而遣之唐睢到入見秦王秦王曰文人芒然乃遠至此甚苦矣夫魏之來求救數矣寡人知魏之急已唐睢對曰大王已知魏之急而救不發者臣竊以為用策之臣無任矣夫魏一萬乘之國也然所以西面而事秦稱東藩受冠帶祠春秋者以秦之彊足以為與也索隱曰與謂許與為親而結和也今齊楚之兵已合於魏郊矣而秦救不發亦將賴其未急也使之大急彼且割地而約從王尚何救焉必待其急而救之是失一東藩之魏而彊二敵之齊楚則王何利焉

魏世家

於是秦昭王遽為發兵救魏魏氏復定趙使人謂魏王曰為我殺范痤吾請獻七十里之地魏王曰諾使吏捕之圍而未殺痤因上屋騎危危棟上也○索隱曰騎音奇禮云中屋履危蓋昇屋以避謂使者曰與其以死痤市不如以生痤市有如痤死趙不予王地則王將奈何故不若與先定割地然後殺痤魏王曰善痤因上書信陵君曰痤故魏之免相也趙以地殺痤而魏王聽之有如彊秦亦將襲趙之欲則君且奈何信陵君言於王而出之魏王以秦救之故欲親秦而伐韓以求故地無患謂魏王曰秦與我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之所識也非有所施

厚積德也故太后母也而以憂死穰侯舅也功莫大焉
而竟逐之兩弟無罪而再奪之國此於親戚若此而况
於仇讎之國乎今王與秦共伐韓而益近秦患臣甚感
之而王不識則不明群臣莫以聞則不忠今韓氏以一
女子奉一弱主內有大亂外交彊秦魏之兵王以為不
亡乎韓亡秦有鄭地與大梁鄰索隱曰戰國策亦作王鄰字谷本或作鄰非
以為安乎王欲得故地今負彊秦之親王以為利乎秦
非無事之國也韓亡之後必將更事更事必就易與利
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夫越山踰河絕韓
上黨而攻彊趙是復閼與之事索隱曰復音扶富反謂前年秦韓相攻閼與而
趙奢破秦軍也秦必不為也若道河內倍鄴朝歌絕漳釜水與

魏世家

趙兵決於邯鄲之郊是知伯之禍也秦又不敢伐楚道
涉山谷索隱曰道猶行也涉谷是往楚之險路從行三秦向楚有兩道涉谷是西道河內是東道
千里正義曰劉伯莊云秦兵向楚有兩道涉谷是西道河內是東道
山險阨之塞也而攻冥阨之塞孫檢曰楚之險塞也徐廣曰或音音括地志云石城山在申州鍾山縣東南二十一里魏攻冥阨即此山上有石故城注水經云或言在鄆指此山也呂氏春秋云九塞此其一也所行甚遠所攻甚難索隱曰攻亦作致軍言致春又不為也若道河外倍大梁正義曰從河外出函谷關
歷同州南至鄭州東向陳州則背大梁也右蔡左召陵徐廣曰一無左字正義曰上蔡縣在豫州北七十里邵陵故城亦在豫州鄆城縣東四十五里並在陳州從汴州南行向陳州之西郊則上蔡邵陵在
南面向東皆身之與楚兵決於陳郊秦又不敢故曰秦
必不伐楚與趙矣又不攻衛與齊矣正義曰衛齊皆在韓趙魏之東故秦

不伐夫韓亡之後兵出之日冰魏無攻已秦固有懷茅

徐廣曰在脩武縣有茅亭○正義曰茅卯包反懷州

武陟縣西十一里故懷城本周邑後屬晉左傳云周與

鄭人蘇忿生十二邑其一曰攢茅括地志云在懷

州獲嘉縣東北二十五里也獲嘉古修武是也邢立

徐廣曰在平臯○正義曰括地志云平臯故城在懷州

武德縣東南二十里本邢立邑也以其在河之臯地者

也城坳津以臨河內索隱曰戰國策云邢立安城此少

正義曰坳音詭字誤當作延括地志云延津故俗字名

臨津故城在衛州清淇縣西南二十六里杜預云汲郡

城南有延津是也河內共汲必危徐廣曰汲亦作彼汲及汲皆縣名

俱屬有鄭地徐廣曰成臯得垣雍徐廣曰垣雍城在卷

又有長城滎陽亦屬鄭得垣雍徐廣曰垣雍城在卷

志云故城在鄭州原武縣西北七里釋例地名卷縣理

或垣城也言韓亡之後秦有鄭地得垣垣雍城在卷

雍城從滎澤決溝歷雍灌大梁是也決滎澤水灌大

梁大梁必亡王之使者出過而惡安陵氏於秦徐廣曰

魏世家

安陵郡征羌有安陵亭也○正義曰括地志云鄠陵縣

西北十五里李奇云六國時為安陵也言魏王使者出

向秦云共伐韓以成過失而更秦之欲誅之又矣秦葉

惡安陵氏於秦今伐之重非也秦之欲誅之又矣秦葉

陽昆陽與武陽鄰正義曰括地志云葉陽今許州葉縣

里舞陽故城在葉縣東十里此聽使者之惡之索隱曰

使去隨安陵氏而亡之正義曰隨猶聽也無思說言使

聲然繞舞陽之北以東臨許繞舞陽之北以東臨許

危矣秦有許地魏國可無害繞舞陽之北以東臨許

南國必危正義曰南國今許州許昌縣南西四十里許

括地志云周時為許國武王伐紂所封地理志云潁川

許縣古許國姜姓四岳之後文叔所封二十四君為楚

所滅三卿背國無害已夫憎韓不愛安陵氏可也夫不

患秦之不愛南國非也異日者秦在河西晉國去梁千

里徐廣曰魏國之界千里又云河南縣縣有注城○正

義曰河西同州也晉國都絳州魏都安邑皆在河東

去大梁有千里也。有河山以闌之。有周韓以間之。從林鄉軍。

徐廣曰：林鄉在宛縣。○索隱曰：劉氏云：林地名，蓋春秋時鄭地之裴林在大梁之西北。徐廣云：在宛縣非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宛陵故城在鄭州新鄭縣東北三十八里。本鄭舊縣也。按劉徐二說是其地也。以至於

今秦七攻魏五入囿中。

徐廣曰：一作城也。○索隱曰：囿，即囿田。囿田，鄭穀屬魏。戰國策作國中。○正義曰：括地志云：囿田，澤在鄭州。邊城盡拔。

文臺墮垂都焚。

徐廣曰：一云魏山都焚。句陽有垂亭。○索隱曰：文臺，臺名列士傳曰：隱陵君施酒文臺也。垂地名，有廟曰都並魏臺邑名。○正義曰：墮許規反。括地志云：文臺在曹州冤句縣西北六十五里。

也。林木伐麋鹿盡而國繼以圍。又長驅梁北東至陶衛

之郊。

正義曰：陶，曹州定陶也。衛，即宋州。楚北至平監。

徐廣曰：平監，魯河南平或作乎。字史記齊闕止作監。字闕在東平須昌縣。所立於秦者山南山

北。

魏世家

河內。

正義曰：河外謂華州以東至虢。大縣數十。

徐廣曰：一作百。名都數百。秦乃在河西。晉去梁千里而禍若是

矣。又況於使秦無韓有鄭地無河山而闌之無周韓而

間之去大梁百里禍必由此矣。異日者從之不成也。

索隱曰：從音反。楚魏疑而韓不可得也。今韓受兵三年秦撓之

以講識亡不聽。

索隱曰：撓音苦。孝反。謂韓被秦之兵撓也。戰國策云：韓知亡猶不聽也。投質於趙請為天下鴈行頓刃。楚趙必

集兵皆識秦之欲無窮也。非盡亡天下之國而臣海內

必不休矣。是故臣願以從事王。

索隱曰：從事，王也。戰國策亦王速受楚趙之約。趙挾韓之質。索隱曰：言韓以質子然。韓以存韓而求故地。韓必效之。

義曰無忌令魏王速受楚趙之從趙楚挾持韓之質以存韓而魏以求地韓必效之勝於與秦伐韓又與秦隣之禍也此士民不勞而故地得其功多於與秦共伐韓而又與彊秦鄰之禍也夫存韓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天時已通韓上黨於共審徐廣曰朝歌有審鄉○正義曰共審州共城縣審懷州脩武縣本設之審邑韓詩外傳云武王伐紂勒兵於審故曰脩武今魏開通共審之道使韓上黨得直路而行也使道安成正義曰括地志云故安城在鄭州原武縣東南二十里時屬魏也出入賦之是魏重質韓以其上黨也今有其賦足以富國韓必德魏愛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是韓則魏之縣也魏得韓以爲縣衛大梁河外必安矣今不存韓二周安陵必危楚趙大破衛齊甚畏天下西鄉而馳秦入朝而爲臣不久矣二十年秦圍邯鄲信陵君無忌矯奪將軍晉

魏世家

鄙兵以救趙

正義曰括地志云魏德故城一名晉鄙城在衛縣西北五十里即公子無忌矯奪晉

鄙兵故名魏德城也

趙得全無忌因留趙二十六年秦昭王卒三

十年無忌歸魏率五國兵攻秦敗之河內走蒙驁魏太

子增質於秦秦怒欲囚魏太子增或爲增謂秦王曰索隱

曰戰國策作蘇秦爲公子增爲秦王公孫喜固謂魏相曰索隱曰戰國策作孫衍請

以魏疾擊秦秦王怒必囚增魏王又怒擊秦秦必傷今

王囚增是喜之計中也故不若貴增而合魏以疑之於

齊韓秦乃止增三十一年秦王政初立三十四年安釐

王卒太子增立是爲景湣王索隱曰系本安釐王生景愍王午也信陵君

無忌卒景湣王元年秦拔我二十城以爲秦東郡二年

秦拔我朝歌衛徙野王徐廣曰衛徙濮陽徙野王三年秦拔我汲五

年秦拔我垣蒲陽衍徐廣曰十二年獻城秦○正義曰

絳州垣縣西北二十里蒲邑故城在隰州隰川縣南十四里

在蒲水之北故曰蒲陽衍地名在鄭州五年景濬王卒子王假立王假元年燕太子丹使荆軻

刺秦王秦王覺之徐廣曰二年新鄭反三年秦灌大梁虜王假列

傳曰秦殺假遂滅魏以為郡縣

太史公曰吾適故大梁之墟墟中人口秦之破梁引河

溝而灌大梁三月城壞王請降遂滅魏說者皆曰魏以

不用信陵君故國削弱至於亡余以為不然天方令秦

平海內其業未成魏雖得阿衡之佐曷益乎索隱曰兼

所聞所謂國之云亡者有賢者而不用也如用之何有亡哉使紂用三仁周不能王况秦虎狼乎

索隱述贊曰

魏世家

畢公之苗 因國為姓 大名始賞

盈數自正 胤裔繁昌 世載忠正

揚干就戮 智氏奔命 文始建侯

武實彊盛 大梁東徙 長安北偵

卯既無功 卯亦外聘 王假削弱

虜於秦政

魏世家第十四

史記四十四

佐或下徒

韓世家第十五

史記四十五

韓之先與周同姓，姓姬氏。其後苗裔事晉，得封於韓原。

正義曰：括地志云：韓原在同州韓地縣西南八里。又韓城在縣南十八里，故古韓國也。古今地名云：韓武子食

菜於韓原。曰韓武子，索隱曰：按左氏傳云：邠晉應韓武

侯出祖，則是有韓而先滅。今據此文云：其後裔事晉，封

於原，曰韓武子，則武子本是韓侯之後。晉又封之於韓

原，即今之馮翊韓城是也。然按系本及左傳舊說，皆謂

韓萬是曲沃桓叔之子，即是晉之支庶。又國語桓叔向謂

韓宣子能修武子之德，起再拜謝曰：自桓叔已下，嘉吾

子之賜，亦言桓叔是韓之祖也。今以韓侯之後，別有桓

叔，非關曲沃之桓叔，如此則武子後三世有韓厥。索隱曰：系

Blank area with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亡朔曰子必能不絕趙祀死不恨矣韓厥許之及賈誅
趙氏厥稱疾不出程嬰公孫杵臼之藏趙孤趙武也厥
知之景公十一年厥與卻克將兵八百乘伐齊頃
公于鞍正義曰音安括地志云故靈城今獲逢丑父於
俗名馬鞞城在濟州平陰縣十里獲逢丑父於
是晉作六卿而韓厥在一卿之位號為獻子晉景公十
七年病卜大業之不遂者為崇韓厥稱趙成季之功今
後無祀以感景公景公問曰尚有世乎厥於是言趙武
而復與故趙氏田邑續趙氏祀晉悼公之十年韓獻子
老獻子卒子宣子代宣子徙居州索隱曰宣子名起州
今在河內是也○正
義曰括地志云懷州武德縣
本周司寇蘇忿生之州邑也
晉平公十四年吳季札使
晉曰晉國之政卒歸於韓魏趙矣晉頃公十二年韓宣

韓世家

子與趙魏共分祁氏羊舌氏十縣晉定公十五年宣子
與趙簡子侵伐范中行氏宣子卒子貞子代立貞子徙
居平陽索隱曰系本作平子名頃宣子子也又云景子
居平陽君平陽平陽在山西宋忠曰今河東平陽縣○
正義曰平陽
晉州城是
貞子卒子簡子代徐廣曰史記多無簡子
莊子而云貞子生康子
莊氏亦同○索隱曰按系本有簡子名不佞也
信莊子名庚趙系家亦有簡子名不佞也
簡子卒子莊
子代莊子卒子康子代索隱曰康
子名虎康子與趙襄子魏桓
子共敗知伯分其地地益大大於諸侯康子卒子武子
代索隱曰武
子名啓章武子二年伐鄭殺其君幽公十六年武子
卒子景侯立索隱曰紀年及世
本皆作景子名歟景侯虔元年伐鄭取雍
丘二年鄭敗我負黍六年與趙魏俱得列為諸侯九年
鄭圍我陽翟景侯卒子列侯取立索隱曰系本
作武侯也列侯三

年聶政殺韓相俠累徐廣曰六年殺魯也○索隱曰戰國策作殺韓傀高誘曰韓傀俠累

也九年秦伐我宜陽取六邑十三年列侯卒子文侯立

索隱曰紀年無文侯系本無列侯是歲魏文侯卒文侯二年伐鄭取陽

城伐宋到彭城執宋君七年伐齊至桑丘鄭反晉九年

伐齊至靈丘正義曰靈丘許州縣也此時屬燕也十年文侯卒子哀侯立

哀侯元年與趙魏分晉國二年滅鄭索隱曰紀年魏

武侯二十二年韓滅鄭哀侯入于鄭二十二年晉桓公

邑哀侯于鄭是韓既徙都因改號曰鄭故戰國策謂韓

惠王鄭惠王猶魏徙大梁稱梁王然也六年韓嚴弒其君哀侯而子懿侯

立索隱曰年表懿侯作莊侯又紀年云晉桓公邑哀侯

也則韓嚴為韓山堅賊其君哀侯而韓若山立若山即懿侯

又有嚴仲子名遂又恐是韓嚴懿侯二年魏敗我馬陵

正義曰在魏州元五年與魏惠王會宅陽正義曰在

城縣東南一里九年魏敗我澮徐廣曰大雨三月也○正義曰澮澮古外反在陵州澮水之上也十二年懿

侯卒子昭侯立昭侯元年秦敗我西山二年宋取我黃

池徐廣曰在平丘魏取朱六年代東周正義曰河南鞏縣取陵觀邢丘

八年申不害相韓脩術行道國內以治諸侯不來侵伐

十年韓姬弒其君悼公索隱曰難亦作屯並音羊之反

悼公何君也十一年昭侯如秦二十二年申不害死二十四

年秦來拔我宜陽二十五年旱作高門屈宜曰許慎曰

趙大夫在魏也曰昭侯不出此門何也不時吾所謂時者非時

日也人固有利不利時昭侯嘗利矣不作高門往年秦

拔宜陽今年旱昭侯不以此時郵民之急而顧益奢此

謂時絀舉羸徐廣曰時衰二十六年高門成昭侯卒果

韓世家

不出此門子宣惠王立

索隱曰紀年鄭昭侯七年與邲鄭國襄陵

五月梁惠王會威侯于巫沙十月鄭宣王朝梁不見威侯之卒下敗韓舉在威侯八年而此系家即以爲宣惠主之年又上有殺悼公悼公又不知是誰之謚則韓微小國史失代系故此文及系本不同今亦不可考也

宣惠王五年張儀相秦八年魏敗我將韓舉

索隱曰按

韓將不疑而紀年云韓舉趙將蓋舉本趙將後十一年

君號爲王與趙會區鼠十四年秦伐敗我鄢

徐廣曰鄢

音於乾反○正義曰今許州鄢陵

縣西北十五里有鄢陵故城是也十六年秦敗我脩魚

虜得韓將鯁申差於濁澤

徐廣曰一云鯁申差長社有濁澤○索隱曰脩魚地名鯁

申差二將名鯁音瘦亦作鯁○正義曰按濁澤者蓋誤當作觀澤年表云秦惠文王更元八年與韓戰斬首八

萬韓宣惠王十六年秦敗我脩魚得將軍申差魏哀王

二年齊敗我觀澤趙武靈王九年與韓魏擊秦齊湣王

韓世家

里韓氏急公仲謂韓王曰

索隱曰公仲韓相國名依與國非可恃也

今秦之欲伐楚久矣王不如因張儀爲和於秦賂以一

名都具甲與之南伐楚此以一易二之計也

索隱曰一

二謂使不伐韓而

又與之伐楚也韓王曰善乃警公仲之行

索隱曰警

策作微

將西購於秦

索隱曰戰國策作講購亦謀議與購求意通

楚王聞之

大恐召陳軫告之陳軫曰秦之欲伐楚久矣今又得韓

之名都一而具甲秦韓并兵而伐楚此秦所禱祀而求

也今已得之矣楚國必伐矣王聽臣爲之警四境之內

起師言救韓命戰車滿道路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使

信王之救已也縱韓不能聽我韓必德王也

索隱曰信

之救雖不能聽待楚救至

折入秦猶德於楚也

必不爲鴈行以來

救己已雖隨秦來戰猶德於王故是秦韓不和也兵雖
不為焉行而來言不同心欲進也秦韓不和也兵雖
至楚不大病也為能聽我絕和於秦秦必大怒以厚怨
韓韓之南交楚必輕秦輕秦其應秦必不敬是因秦韓
之兵而免楚國之患也楚王曰善乃警四境之內興師
言救韓命戰車滿道路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謂韓王
曰不殺國雖小已悉發之矣願大國遂肆志於秦不殺
將以楚徇韓也索隱曰徇從死韓王聞之大說乃止公仲
之行索隱曰止不索隱曰西之秦公仲曰不可夫以實伐我者秦也以
虛名救我者楚也王恃楚之虛名而輕絕彊秦之敵王
必為天下大笑且楚韓非兄弟之國也又非素約而謀
伐秦也已伐形因發兵言救韓此必陳軫之謀也且

魏世家

王已使人報於秦矣今不行是欺秦也夫輕欺強秦而
信楚之謀臣恐王必悔之韓王不聽遂絕於秦秦因大
怒益甲伐韓大戰楚救不至韓十九年大破我岸門徐廣曰
曰蒗陰有岸亭○正義曰括地志云岸門在許州長社縣西北十八里今名西武亭矣太子倉質
於秦以和二十一年徐廣曰周王與秦共攻楚徐廣曰
也敗楚將屈丐斬首八萬於丹陽均州也○正義曰左傳例云楚居丹陽今是歲宣惠王卒太子倉立是為襄
王徐廣曰一云周赧王六年韓襄哀王二年襄王四年
與秦武王會臨晉其秋秦使甘茂攻我宜陽五年秦拔
我宜陽正義曰括地志云故韓城一名宜陽城也斬首六
萬秦武王卒六年秦復與我武遂九年秦復取我武遂

十年太子嬰朝秦而歸徐廣曰與秦會臨晉因至咸陽而還十一年秦伐

我取穰正義曰穰人羊反鄧州縣也郭仲產南雍州記云楚之別邑秦初侵楚封公子惲為穰侯後屬

韓秦昭王與秦伐楚敗楚將唐昧十二年太子嬰死公

子咎公子蠃風爭為太子時蠃風質於楚蘇代謂韓咎

曰蠃風亡在楚楚王欲內之甚今楚兵十餘萬在方城

之外索隱曰方城楚之北境之外謂北境之地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方城山在許州葉縣西南十八里

左傳云楚大夫屈完對齊侯曰楚國方城以為城杜注云方城山在南陽葉縣南公何不令楚

王築萬室之都雍氏之旁徐廣曰在陽翟○正義曰括地志云故雍氏城在洛州陽

翟縣二十五里故老云黃帝臣雍父作井曰也韓必起兵以救之公必將矣公

因以韓楚之兵奉蠃風而內之其聽公必矣必以楚韓

封公也韓咎從其計楚圍雍氏徐廣曰秦本紀惠王後元十三年周赧王三年

韓世家

於懷王十七年齊湣王十二年晉云楚圍雍氏紀年於

此亦說楚景翠圍雍氏韓宣王卒秦助韓共敗趙屈丐

又云齊宋圍者襄皆與史記年表及田完世家符同然

則此卷所云襄王十二年韓咎從其計以上是楚後圍

雍氏赧王之十五年事也又說楚圍雍氏三年事韓求救於秦秦

未為發使公孫昧入韓公仲日子以秦為且救韓乎對

曰秦王之言曰請道南鄭藍田正義曰南鄭梁州縣藍田雍州西南至鄭或出雍州東南歷藍田出嶢關俱繞楚

北境以待韓使而東救雍氏如此遲緩近不合於楚矣出兵於楚以待公殆不合矣索隱曰殆不合於南鄭公仲日子以

為果乎對曰秦王必祖張儀之故智徐廣曰祖者宗之謂也故智猶

前時謀也楚威王攻梁也張儀謂秦王曰與楚攻魏魏折

而入於楚韓固其與國也是孤秦也不如出兵以到之

索隱曰到然戰國策作勁勁強也魏楚大戰秦取西河之外以

詳註誤其解在後之

歸今其狀陽言與韓其實陰善楚公待秦而到必輕與
楚戰楚陰得秦之不用也必易與公相支也索隱曰言楚陰知秦
不為公用亦必易與公相支拒也公戰而勝楚遂與公乘楚施三川而
歸正義曰施猶設也三川各天子都也言韓戰勝楚則秦與韓駕御於楚即於天子之都張設救韓之功行
霸王之迹加威諸侯乃歸咸陽是也公戰不勝楚楚塞三川守之正義曰塞
南河四關守之韓不能救三川公不能救也竊為公患之司馬庚徐廣曰
唐三反於郢甘茂與昭魚徐廣曰楚相國○索隱曰戰國策謂之昭獻也遇於
商於其言收璽實類有約也索隱曰劉氏云許言昭魚來秦欲得秦官之印璽收
即取之公仲恐曰然則奈何曰公必先韓而後秦先身
而後張儀正義曰先以身存韓之計而後知張儀為秦到魏之計不如急以國合於齊楚公不
如亟以國合於齊楚齊楚必委國於公公之所惡者張

魏世家

儀也正義曰惡烏故反公孫昧言公仲所惡者張儀到魏之計雖以國合於齊楚其實猶不輕欺無秦也
其實猶不無秦也於是楚解雍氏圍徐廣曰甘茂傳曰韓使公仲告急於秦秦昭王新立不肯救甘茂為韓言之乃下師於魏以救韓也又云周赧王十五年韓襄王十二年秦擊楚斬首二萬敗楚襄城殺景使周本紀赧王八年之後云楚圍雍氏此當韓襄王十二年魏哀王十九年紀年於此亦說楚入雍氏楚人敗然其時張儀已死十年矣○正義曰自此已上十二年並是楚後圍雍氏赧王之十五年一段事也前注徐廣云楚圍下文云先身而後張儀及公之所惡者張儀也言張儀尚存楚又兩度圍雍氏故生此前後之見甚誤也然公孫昧却述張儀時事說韓相公仲耳蘇代又謂秦太后弟芊戎徐廣曰號新城
君○索隱曰芊姓戎名曰公叔伯嬰恐秦楚之內蠶虱也索隱曰戰國策公叔伯嬰與蠶虱及公子各並是襄王王子然伯嬰即太子嬰嬰前死故公與蠶虱又爭立此取戰國策說伯嬰未立之先亦與蠶虱爭立故事重而文到也公何不為韓求質於

楚索隱曰曰令韓求楚更以別人為質以替蠶風也。正義曰為于為反後同質子蠶風蘇代令羊戎為韓求必以韓合於秦楚不聽公叔伯嬰知秦楚不以蠶風為事入質子於韓承前脫不字耳次下云楚王聽入質子於知秦楚不以蠶風為事重明脫不字楚王聽入質子於韓索隱曰則公叔伯嬰知秦楚之不以蠶風為事必以韓合於秦楚秦楚挾韓以窘魏魏氏不敢合於齊是齊孤也公又為秦求質子於楚索隱曰令羊戎教秦於秦也楚不聽怨結於韓韓挾齊魏以圍楚楚必重公正義曰言韓合齊魏以圍楚楚必尊重羊戎以求秦救矣公挾秦楚之重以積德於韓公叔伯嬰必以國待公於是蠶風竟不得歸韓正義曰前蘇代數計皆不成故韓竟立咎為太子也韓立咎為太子齊魏王來正義曰代為韓立咎為太子也韓立咎為太子齊魏王來正義曰得齊魏王來

韓世家

焉十六年秦與我河外及武遂襄王卒太子咎立是為釐王釐王三年使公孫喜率周魏攻秦秦敗我二十四萬虜喜伊闕五年秦拔我宛正義曰宛於元反宛六年與秦武遂地二百里正義曰此武遂及上十年秦敗我師于夏山十二年與秦昭王會西周而佐秦攻齊齊敗滑王出亡十四年與秦會兩周間二十一年使暴戴正義曰將姓名韓救魏為秦所敗戴走開封二十三年趙魏攻我華陽正義曰司馬彪云華陽山名在密縣鄭州管城縣南四十里韓告急於秦秦不救韓相國謂陳筮徐廣曰一作筮。索隱曰事急願公雖病為一宿之行陳筮見穰侯穰侯曰事急乎故使公來陳筮曰未急也穰侯怒曰是可以為公之主使乎夫

冠蓋相望告敝邑甚急公來言未急何也陳筮曰彼韓
急則將變而佗從以未急故復來耳穰侯曰公無見王
請今發兵救韓八日而至敗趙魏於華陽之下是歲釐
王卒子桓惠王立桓惠王元年伐燕九年秦拔我陘城
汾旁正義曰陘音刑秦拔陘城於汾水之旁陘故城在絳州曲沃縣西北二十里汾水之旁也十年
秦擊我於太行正義曰太行山在懷州內縣北二十五里也我上黨郡守以
上黨郡降趙十四年秦拔趙上黨正義曰韓上黨也從太行山西北澤潞等
也州是殺馬服子卒四十餘萬於長平十七年秦拔我陽
城負黍徐廣曰負黍在陽城○正義曰古今地名云負黍在洛州陽城西三十七里也二十二
年秦昭王卒二十四年秦拔我城臯滎陽二十六年秦
悉拔我上黨二十九年秦拔我十三城三十四年桓惠

韓世家

王卒子王安立王安五年秦攻韓韓急使韓非使秦秦
留非因殺之九年秦虜王安盡入其地為潁川郡韓遂

亡正義曰亡在秦始皇十七年

太史公曰韓厥之感晉景公紹趙孤之子武以成程嬰
公孫杵臼之義此天下之陰德也韓氏之功於晉未覩
其大者也然與趙魏終為諸侯十餘世宜乎哉

索隱述贊曰

韓氏之先

實宗周武

事微國小

春秋無語

後裔事晉

韓原是處

趙孤克立

智伯可取

既徙平陽

又侵負黍

景趙據侯

惠文僭主

秦敗脩魚

魏會區鼠

韓非雖使

不禁狼虎

韓世家第十五

史記四十五

韓世家

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

史記四十六

陳完者陳厲公佗之子也

索隱曰佗音徒河反此系家以佗為厲公而左傳厲公名

躍陳系家又有利公躍利即厲也是厲公名躍非名佗也蓋佗是厲公之兄立未踰年無謚今此云厲公佗非也佗一名五父故經云蔡人殺陳佗傳又云蔡人殺五父是也完生周太史過陳陳厲

公使卜完卦得觀之否是為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

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而在異國乎非此其身也在其

子孫若在異國必姜姓姜姓四嶽之後正義曰杜預云姜姓之先為堯

也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正義曰陳湣公周敬

王所滅齊簡公周敬王三十九年被田常所殺厲公者陳文公少子也其母蔡

女文公卒厲公兄鮑立是為桓公桓公與佗異母及桓

公病蔡人為佗殺桓公鮑及太子免而立佗為厲公厲

公既立娶蔡女蔡女淫於蔡人數歸厲公亦數如蔡桓
公之少子林怨厲公殺其父與兄乃令蔡人誘厲公而
殺之林自立是為莊公故陳完不得立為陳大夫厲公
之殺以淫出國故春秋曰蔡人殺陳佗罪之也莊公卒
立弟杵臼是為宣公宣公十一年殺其太子禦寇禦寇
與完相愛恐禍及已完故奔齊齊桓公欲使為卿辭曰
羈旅之臣幸得免負擔君之惠也不敢當高位桓公使
為工正正義曰工巧之長若將作大匠齊懿仲欲妻完卜之占曰是謂
鳳皇于蜚和鳴鏘鏘有媽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
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卒妻完完之奔齊齊桓公
立十四年矣完卒謚為敬仲仲生穉孟夷索隱曰系本

田敬仲完世家

穉是名孟夷字也敬仲之如齊以陳字為田氏徐廣曰應劭云始食菜地由是
改姓田氏○索隱曰據史此文敬仲奔齊以陳田二字聲相近遂為田氏○正義曰按敬仲既奔齊不欲稱本
故國號故改田穉孟夷生湣孟莊徐廣曰一作莊○索隱曰系本作閩孟克
田潛孟莊生文子須無田文子事齊莊公晉之大
夫欒逞作亂於晉來奔齊索隱曰逞音盈齊莊公厚客
之晏嬰與田文子諫莊公弗聽文子卒生桓子無字田
桓子無字有力事齊莊公甚有寵無字卒生武子開與
釐子正義曰釐音僖也乞田釐子乞事齊景公為大夫其收賦
稅於民以小斗受之其粟予民以大斗行陰德於民而
景公弗禁由此田氏得齊衆心宗族益彊民思田氏晏
子數諫景公景公弗聽已而使於晉與叔向私語曰齊

國之政其卒歸於田氏矣晏嬰卒後范中行氏反晉晉
攻之急范中行請粟於齊田乞欲爲亂樹黨於諸侯乃
說景公曰范中行數有德於齊齊不可不救齊使田乞
救之而輸之粟景公太子死後有寵姬曰芮子生子茶
徐廣曰一作粥子○索隱曰茶音舒又如字景公病命其相國惠子與高昭
子以子茶爲太子索隱曰惠子名張景公卒兩相高國立
茶是爲晏孺子而田乞不說欲立景公佗子陽生陽生
素與乞歡晏孺子之立也陽生奔魯田乞僞事高昭子
國惠子者每朝代參乘言曰始諸大夫不欲立孺子孺
子既立君相之大夫皆自危謀作亂又給大夫曰高昭
子可畏也及未發先之諸大夫從之田乞鮑牧與大夫

田敬仲完世家

以兵入公室攻高昭子昭子聞之與國惠子救公公師
敗田乞之衆追國惠子惠子奔莒遂反殺高昭子晏孺
子奔魯田乞使人之魯迎陽生陽生至齊匿田乞家請
諸大夫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幸而來會飲會飲田氏
田乞盛陽生橐中索隱曰橐音託橐中謂皮橐之中置坐中央發橐出
陽生曰此乃齊君矣大夫皆伏謁將盟立之田乞誣曰
吾與鮑叔謀共立陽生也鮑牧怒曰大夫忘景公之命
乎諸大夫欲悔陽生乃頓首曰可則立之不可則已鮑
牧恐禍及己乃復曰皆景公之子何爲不可遂立陽生
於田乞之家是爲悼公乃使人遷晏孺子於駘正義曰音臺又音齊地也而殺孺子茶悼公既立田乞爲相專齊政四

年田乞卒子常代立是為田成子鮑牧與齊悼公有郟
弒悼公齊人共立其子壬是為簡公田常成子與監止
監一作闕○索隱曰蓋如字又苦濫反監姓止名俱為左右相相簡公田常心
害監止監止幸於簡公權弗能去於是田常復脩釐子
之政以大斗出貸以小斗收齊人歌之曰姬乎采芑歸
乎田成子索隱曰言姬之采芑菜皆歸入于田成子以刺齊國之政將歸陳氏也齊大夫
朝御鞅諫簡公索隱曰御官也諫名也亦田氏之族曰田監不可並也君
其擇焉君弗聽子我者監止之宗人也索隱曰齊系家云即監止也尋其文意當是監止今云宗人太史誤耳常與田氏有郤田氏疏族
田豹事子我有寵子我曰吾欲盡滅田氏適以豹代田
氏宗豹曰臣於田氏疏矣不聽已而豹謂田氏曰子我

田敬仲世完家

將誅田氏田氏弗先禍及矣子我舍公宮田常兄弟四
人乘如公宮欲殺子我子我閉門簡公與婦人飲檀臺

正義曰在青州臨淄縣東北一里

將欲擊田常太史子餘曰田常非敢

為亂將除害簡公乃止田常出聞簡公怒恐誅將出亡

田子行曰需事之賊也索隱曰需音須需者疑也疑必致難故云事之賊也田常

於是擊子我子我率其徒攻田氏不勝出亡田氏之徒

追殺子我及監止簡公出奔田氏之徒追執簡公于徐

州索隱曰徐音舒徐州齊邑薛縣也非九州之徐○簡正義曰齊之西北界上地名在渤海郡東平縣也簡

公曰蚤從御鞅之言不及此難田氏之徒恐簡公復立

而誅已遂殺簡公簡公立四年而殺於是田常立簡公

弟騫是為平公平公即位田常為相田常既殺簡公懼

諸侯共誅己乃盡歸魯衛侵地西約晉韓魏趙氏南通
吳越之使脩功行賞親於百姓以故齊復定田常言於
齊平公曰德施人之所欲君其行之刑罰人之所惡臣
請行之行之五年齊國之政皆歸田常田常於是盡誅
鮑晏監止及公族之彊者而割齊自安平以東徐廣曰安平在北海○索隱曰司馬彪郡國志北海東安平六國時曰安平徐廣說是○正義曰括地志云安平城在青州臨淄縣東十九里古紀國之鄆邑青州即北海郡也至琅邪正義曰琅邪沂州也從安平已東萊登所密等州皆自為田常封邑也自為封邑封邑大於平公之所食田常乃選齊國中女長子七尺以上為後宮後宮以百數而使賓客舍人出入後宮者不禁及田常卒有七十餘男索隱曰鮑昱云陳成子有數十婦生男百餘人與此亦異然譙允南按春秋陳恒為人雖志大真殺君之名至

田敬仲完世家

經或作磐

於行事亦修整故能自保非苟為禽獸之行夫成事在茲雖子七十越以長亂事豈然哉蓋言其非實者也
田常卒子襄子盤代立徐廣曰盤一作璧○索隱曰璧音許既反系本作班相齊
常謚為成子田襄子既相齊宣公三晉殺知伯徐廣曰宣公之三年也分其地襄子使其兄弟宗人盡為齊都邑大夫與三晉通使且以有齊國襄子卒子莊子白立索隱曰系本名伯
田莊子相齊宣公四十三年伐晉毀黃城圍陽狐正義曰括地志云故黃城在魏州冠氏縣南十里也明年伐魯葛及安陵正義曰括地志云故魯城在許昌縣南四里陽狐郭在魏州元城縣東北三十二里也明年取魯之一城莊子卒子太公和立索隱曰紀年齊宣公十五年田莊子卒明年立
田悼子悼子卒乃次立田和是莊子後有悼子蓋立年無幾所以作系本及史記者不得錄也而莊周及眾谷

子亦云田成子殺齊君十二代而有齊國今據系本系家自成子至王建之滅越十代皆如紀年則悼子及侯剡即有十二代與莊子鬼谷田太公相齊宣公宣公四說同明紀年亦非妄說也

十八年取魯之郕正義曰音城括地志云故郕城在兗州泗水縣西北五十里說文云郕魯

孟邑明年宣公與鄭人會西城伐衛取母丘音貫古國是也

名衛之邑今作母者字殘缺耳正義曰括地志云故費城即古費國故費今名蒙澤城在曹州濟陰縣南五里也

宣公五十五年卒田會自廩丘反索隱曰紀年宣公孫會以廩丘叛於趙十二年二月宣公卒子康公貸立

宣公薨於周正為明年二月宣公卒子康公貸立徐廣貸音土代反最音祖外反貸立十四年淫於酒婦人不

聽政太公乃遷康公於海上食一城以奉其先祀明年

魯敗齊平陸徐廣曰東平平陸也三年大公與魏文侯

會濁澤徐廣曰康公之十六年索隱曰徐廣蓋依年表為說而不省此上文貸立十四年又云明年

田敬仲完世家

會平陸又三年會濁澤是十八年表及此註並誤求為諸侯魏文侯乃使使言

周天子及諸侯請立齊相田和為諸侯周天子許之康

公之十九年田和立為齊侯列於周室紀元年齊侯太

公和立二年和卒徐廣曰伐子桓公午立齊康公五年

田侯午生二十二年田侯刻立後十年齊田午弑其君及孺子喜而為公春秋後傳亦云田午弑田侯及其孺

子喜而兼齊是為桓桓公午五年秦魏攻韓韓求救於

齊齊桓公召大臣而謀索隱曰大臣謂駟忌段干朋如

役有此謀臣耳又南梁之難在宣王二年有駟子田忌孫贖之謀鄆國策又有張丑其詞前後交互是記者所取各異故

曰蚤救之孰與晚救之駟忌曰不若勿救段干朋曰索隱曰段干姓朋名不救則韓且折而入於魏

不若救之田臣思曰索隱曰戰國策作田期思紀年謂之徐州子期蓋即田思也過

矣君之謀也秦魏攻韓楚趙必救之是天以燕子齊也
桓公曰善乃陰告韓使者而遣之韓自以為得齊之救
因與秦魏戰楚趙聞之果起兵而救之齊因起兵襲燕
國取桑立正義曰括地志云桑立故城俗名敬城在易州漢城縣兩時齊伐燕桑立魏趙來救之魏趙世家並云伐齊至桑立皆是易州六年救衛桓公卒索隱曰紀年梁惠公十八年後威王始見則桓公十九年而卒與此不同子威王因齊立是歲故齊康公卒絕無後奉邑皆入田氏齊威王元年三晉因齊喪來伐我靈丘正義曰靈丘河東蔚州縣按靈丘此時皆至靈丘三年三晉滅晉後而分其地六年魯伐我入陽關徐廣曰在鉅平○正義曰括地志云魯陽關故城在兗州博城縣南二十九里西臨汶水也晉伐我至博陵正義曰在濟州西界也七年衛伐我取薛陵九年趙

田敬仲完世家

伐我取甄威王初即位以來不治委政卿大夫九年之間諸侯並伐國人不治於是威王召即墨大夫而語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正義曰萊州膠水縣南六十里即墨故城是也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即墨田野闢民人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譽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曰自子之守阿譽言日聞然使使視阿田野不闢民貧苦昔日趙攻甄正義曰音縮即濮州甄城縣北合在即墨字上也子弗能救衛取薛陵子弗知是子以幣厚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皆并烹之遂起兵西擊趙衛敗魏於濁澤而圍惠王惠王請獻觀以和解趙人歸我長城於是齊國震懼人人不敢飾非務盡其誠齊國大治諸

侯聞之莫敢致兵於齊二十餘年騶忌子以鼓琴見威
王威王說而舍之右室須臾王鼓琴騶忌子推戶入曰
善哉鼓琴王勃然不說去琴按劍曰夫子見容未察何
以知其善也騶忌子曰夫大弦濁以春溫者君也小弦
廉折以清者相也琴操曰大弦者君也寬和而溫小弦
者臣也清廉而不亂○索隱曰春秋
後語溫字作春春氣溫義亦相通蔡邕曰凡弦以緩急
為清濁琴緊其弦則清緩其弦則濁清濁者言琴之聲
也攬之深徐廣曰以八持也攬音已足反驛之愉者徐廣曰一作舒○
索隱曰驛音釋與
下文舍字並同愉音舒政令也鈞諧以鳴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
害者四時也吾是以知其善也王曰善語音騶忌子曰
何獨語音夫治國家而弭人民皆在其中王又勃然不
說曰若夫語五音之紀信未有如夫子者也若夫治國

曰敬仲完世家

蓋

蓋

家而弭人民又何為乎絲桐之間騶忌子曰夫大弦濁
以春溫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攬之深而舍之
愉者政令也鈞諧以鳴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
時也夫復而不亂者所以治昌也連而徑者所以存亡
也故曰琴音調而天下治夫治國家而弭人民者無若
乎五音者王曰善騶忌子見三月而受相印淳于髡見
之曰善說哉髡有愚志願陳諸前騶忌子曰謹受教淳
于髡曰得全全昌失全全亡索隱曰得全謂人臣事君
之禮全具無失故云得全
也全昌者謂若無失則昌也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毋離前
身名獲昌故云全昌也淳于髡曰狝膏棘軸所以為滑
索隱曰謂佩服此言常淳于髡曰狝膏豬脂也棘軸以棘木
無離君故曰謹毋離前也然而不能運方穿索隱曰狝膏豬脂也棘軸以棘木
為車輪至滑而堅也然而穿孔若

舍下解

命具

方則不能運轉言逆理反經也故下駟忌子曰謹受令
思曰請謹事左右言每事須順從也
請謹事左右淳于髡曰弓膠昔幹徐廣曰一作乾所以為合也
然而不能傳合疏鐸索隱曰幹音孤悍反昔久舊也幹
相近言作弓之法以膠被昔幹而納諸繁中是猶以勢
令人合也傳音附鐸音乎嫁反以言膠幹可以勢暫合
而又亦不能常傳合於疎鐸隙縫以言人臣自宜彌縫
得所豈待拘以禮制法式者故下云請自附於萬民也
駟忌子曰謹受令請謹自附於萬民淳于髡曰狐裘雖
弊不可補以黃狗之皮駟忌子曰謹受令請謹擇君子
毋雜小人其間淳于髡曰大車不較不能載其常任琴
瑟不較不能成其五音索隱曰較者較量也言有常制
瑟不較則琴駟忌子曰謹受令請謹脩法律而督姦吏
不能成五音淳于髡說畢趨出至門而面其僕曰是人者吾語之微

田穀仲完世家

半 半

言五其應我若響之應聲是人必封不久矣新序曰齊
喜議政事駟忌既為齊相稷下先生淳于髡之屬七十
二人皆輕駟忌以為設以微辭駟忌必不能及乃相與
俱往見駟忌淳于髡之徒禮踞駟忌之禮卑淳于髡等
稱辭駟忌知之如應響淳于髡等辭說而去駟忌之禮
踞淳于髡之禮卑故所以尚干將莫耶者貴其立斷也
所以尚駟駟者為其立至也必且歷日曠久則系毫能
望石驚馬亦能致遠是以居春年封以下邳號曰成侯
威王二十三年與趙王會平陸二十四年與魏王會田
於郊魏王問曰王亦有寶乎威王曰無有索隱曰韓嬰
齊宣王其說不梁王曰若寡人國小也尚有徑寸之珠
同所以異也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柰何以萬乘之國而無寶
平威王曰寡人之所以為寶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索
曰檀子齊臣檀姓子男子美稱大夫皆稱子胎使守南
子田盼也黔夫及種首皆巨名事悉具戰國策

史記卷一百一十六

九

城則楚人不敢為寇東取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索隱曰邾

首宋魯之比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魚於

河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

門賈逵曰齊之北門西門也言燕徙而從者七千餘家

吾臣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將以照千里豈

特十二乘哉梁惠王慙不擇而去二十六年魏惠王圍

邯鄲趙求救於齊齊威王召大臣而謀曰救趙孰與勿

救騶忌子曰不如勿救段干朋曰不救則不義且不利

威王曰何也對曰夫魏氏并邯鄲其於齊何利哉且夫

救趙而軍其郊是趙不伐而魏全也故不如南攻襄陵

正義曰襄陵故城在兖州鄒縣也以弊魏邯鄲拔而乘魏之弊威王從

田敬仲世家完家

其計其後成侯騶忌與田忌不善公孫閱謂成侯忌曰

索隱曰戰國策作公孫閱公何不謀伐魏田忌必將戰勝有功則公

之謀中也戰不勝亦前死則後比而命在公矣於是成

侯言威王使田忌南攻襄陵十月邯鄲拔齊因起兵擊

魏大敗之桂陵索隱曰在威王二十六年○正義曰在曹州乘氏縣東北二十一里於是

齊最彊於諸侯自稱為王以令天下三十三年殺其大

夫牟辛徐廣曰一作夫○索隱曰牟辛大夫姓字也徐廣與年表並作夫人王劭按紀年云齊桓公

十一年殺其君母宣王八年殺其王又謂成侯忌曰公何不令人操十金卜於市曰我田忌

之人也吾三戰而三勝聲威天下欲為大事亦吉乎不

吉乎卜者出因令人捕為之卜者驗其辭於王之所田

思聞之因遂率其徒襲攻臨淄求成侯不勝而犇索隱曰按

戰國策田忌前敗魏於馬陵因被購不得入齊歷十年乃出奔也是時齊都臨淄且孟嘗列傳云田忌襲齊之

邊邑其言為得即與系家不同也三十六年威王卒子宣王辟彊立宣

王元年秦用商鞅周致伯於秦孝公二年魏伐趙趙與

韓親共擊魏趙不利戰於南梁索隱曰晉大康地記曰

之於大梁少梁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故梁在汝州西南二百步晉大康地記云戰國時謂南梁者別之於太

梁少梁也古宣王召田忌復故位韓氏請救於齊宣王

召大臣而謀曰蚤救孰與晚救騶忌子曰不如勿救田

忌曰弗救則韓且折而入於魏不如蚤救之索隱曰紀

四年田盼伐梁戰馬陵戰國策云南梁之難有張田對云早救之此云鄒忌者王劭云此時鄒忌死已四年又

齊威此時未稱王故戰國策謂之田侯今此以田侯為宣王又橫稱鄒忌者蓋此說皆誤耳孫子曰

田敬仲世家完家

想或作趙向之

索隱曰夫韓魏之兵未弊而救之是吾代韓受魏之兵

顧反聽命於韓也且魏有破國之志韓見亡必東面而

愬於齊矣吾因深結韓之親而晚承魏之弊則可重利

而得尊名也宣王曰善乃陰告韓之使者而遣之韓因

恃齊五戰不勝而東委國於齊齊因起兵使田忌田嬰

將徐廣曰嬰一作胎孫子為帥救韓趙以擊魏大敗之馬陵索

曰在宣王二年殺其將龐涓虜魏太子申其後三晉之王皆因

田嬰朝齊王於博望正義曰括地志云博望故城在盟

而去徐廣曰表云三年七年與魏王會平阿南正義曰

阿縣明年復會甄魏惠王卒索隱曰按紀年梁惠王乃

為西帝時此時梁惠王改元稱一年未卒也而系家及其後即為魏襄王之年又以此文當齊宣王時實所不

能詳明年與魏襄王會徐州諸侯相王也十年楚圍我

徐州十一年與魏伐趙趙決河水灌齊魏兵罷十八年

秦惠王稱王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自如騶衍淳于髡

正義曰齊齊田駢正義曰白眠反藝文志云田駢齊

之稷下先生也田駢人遊稷下魏天口駢作田子二十

五篇接予正義曰齊人藝文志云慎到正義曰趙人戰

也云作慎子四環淵正義曰楚人孟子傳云之徒七十六

人皆賜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

復盛且數百千人劉向別錄曰齊有稷門城門也談說

記曰齊城西門側系水左右有講室坐往往存焉蓋因

側系水故曰稷門古側稷音相近耳又虞喜曰齊有稷

山立館其下以待游士亦異說也春十九年宣王卒子

湣王地立索隱曰系湣王元年秦使張儀與諸侯執政

田敬仲完世家

會于齧桑三年封田嬰於薛四年迎婦于秦七年與宋

攻魏敗之觀澤十二年攻魏楚圍雍氏徐廣曰在秦敗

屈丐蘇代謂田軫曰臣願有謁於公其為事甚完使楚

利公成為福不成亦為福今者臣立於門客有言曰魏

王謂韓馮張儀曰徐廣曰韓之煖棗將拔徐廣曰在齊

兵又進子來救寡人則可矣不救寡人寡人弗能拔索

曰能猶勝也言不勝此特轉辭也秦韓之兵毋東旬餘

則魏氏轉韓從秦秦逐張儀索隱曰逐交臂而事齊楚

此公之事成也田軫曰柰何使無東對曰韓馮之救魏

之辭必不謂韓王曰馮以為魏必曰馮將以秦韓之兵

東却齊宋馮因擗徐廣曰音專專指并合制領之謂也

索隱曰擗音團謂握領也徐亦通

從

或秦作秦

三國之兵乘屈巧之弊南割於楚故地必盡得之矣張儀救魏之辭必不謂秦王曰儀以為魏必曰儀且以秦韓之兵東距齊宋儀將搏三國之兵乘屈巧之弊正義曰屈巧楚將為秦所敗今更欲乘之南割於楚名存亡國實伐三川而歸索隱曰公使秦制和謂秦王曰請與韓地而王以施三川設也言秦王於天子都張設迫脅也韓氏之兵不用而得地於楚韓馮之東兵之辭且謂秦何曰秦兵不用而得三川伐楚韓以窘魏魏氏不敢東是孤齊也張儀之東兵之辭且謂何曰秦韓欲地而兵有案聲威發於魏魏氏之欲不失齊楚者有資矣魏氏轉秦韓爭事齊楚楚王欲而無與地徐廣曰楚

田敬仲完世家

王欲得魏來事已公令秦韓之兵不用而得地有一大德也正義曰蘇代謂陳軫今秦韓之兵不戰秦韓之王劫於韓馮張儀而東兵以徇服魏公常執左券以責於秦韓索隱曰券要也左不正也言我以右執其左而責之○正義曰左券下右券上也蘇代說陳軫以上券令秦韓不用兵得地而以券責秦韓却韓馮張儀以徇服魏故秦韓善陳軫而惡張儀多取矣此其善於公而惡張子多資矣十三年秦惠王卒二十三年與秦擊敗楚於重丘徐廣曰表曰與秦擊楚使公子將大有功二十四年秦使涇陽君質於齊二十五年歸涇陽君子秦孟嘗君薛文入秦即相秦文亡去二十六年徐廣曰孟嘗君為相齊與韓魏共攻秦至函谷軍焉二十八年秦與韓河外以和兵罷二十九年趙殺其主父齊佐趙滅中山徐廣曰三十年田甲劫王相薛

文 三十六年王為東帝秦昭王為西帝蘇代自燕來入

齊見於章華東門左思齊都賦註曰齊小城北門也而此言東門不知為是一門非耶○正義曰括地志云齊城章華之東有閭門武鹿門也齊王曰嘻善子來秦使魏冉

致帝子以為何如對曰王之間臣也卒而患之所從來

微願王受之而勿備稱也秦稱之天下安之王乃稱之

無後也且讓爭帝名無傷也秦稱之天下惡之王因勿

稱以收天下此大資也且天下立兩帝王以天下為尊

齊乎尊秦乎王曰尊秦曰釋帝天下愛齊乎愛秦乎王

曰愛齊而憎秦曰兩帝立約伐趙孰與伐桀宋之利宋家云宋王偃諸侯皆曰桀宋也王曰伐桀宋利對曰夫約鈞然與秦為

帝而天下獨尊秦而輕齊釋帝則天下愛齊而憎秦伐

趙不如伐桀宋之利故願王明釋帝以收天下倍約賓

秦無爭重而王以其間舉宋夫有宋衛之陽地危陽地

田敬仲完世家

之地正義曰按衛此時河南獨有濮陽也有濟西趙之阿東國危正義曰阿東阿

也兩時屬趙故云東國危有淮北楚之東國危正義曰淮北徐泗也東國謂下相僅取慮

也正義曰陶定陶今曹州也平陸兗州縣也縣在大梁東界釋

帝而貸之以伐桀宋之事國重而名尊燕楚所以形服

天下莫敢不聽此湯武之舉也敬秦以為名而後使天

下憎之此所謂以卑為尊者也願王孰慮之於是齊去

帝復為王秦亦去帝位三十八年伐宋秦昭王怒曰吾

愛宋與愛新城陽晉正義曰括地志云新城故城在宋州宋城縣界陽晉故城在曹州乘

氏縣西北三十七里同韓聶與吾友也而攻吾所愛何也蘇代為

氏縣西北三十七里同韓聶與吾友也而攻吾所愛何也蘇代為

氏縣西北三十七里同韓聶與吾友也而攻吾所愛何也蘇代為

齊謂秦王曰韓聶之攻宋所以為王也齊疆輔之以宋
楚魏必恐恐必西事秦是王不煩一兵不傷一士無事
而割安邑也正義曰年表云秦昭王二十一年魏納安邑及河內此韓聶之所禱
於王也秦王曰吾患齊之難知一從一衡其說何也對
曰天下國令齊可知乎齊以攻宋其知事秦以萬乘之
國自輔不西事秦則宋治不安索隱曰戰國策作宋地不安中國白
頭游敖之士皆積智欲離齊秦之交伏式結軼西馳者
未有一人言善齊者也索隱曰軼音姪軼者車轍也言車轍往還如結也戰國策作結
朝伏式東馳者未有一人言善秦者也何則皆不欲齊
秦之合也何晉楚之智而齊秦之愚也晉楚合必議齊
秦齊秦合必圖晉楚請以此決事秦王曰諾於是齊遂

田敬仲完世家

伐宋宋王出亡死於温正義曰懷州有温城也齊南割楚之淮北
西侵三晉欲以并周室為天子泗上諸侯鄒魯之君皆
稱臣諸侯恐懼三十九年秦來伐拔我列城九四十年
燕秦楚三晉合謀各出銳師以伐敗我濟西徐廣曰案其餘諸傳無楚伐齊事年表云楚取淮北王解而却燕將樂毅遂入臨淄盡取齊
之寶藏器潛王出亡之衛衛君辟宮舍之稱臣而共具
潛王不遜衛人侵之潛王去走鄒魯有驕色鄒魯君弗
內遂走莒楚使淖齒將兵救齊索隱曰淖音女教反因相齊潛王
淖齒遂殺潛王而與燕共分齊之侵地鹵器正義曰鹵音齊寶器
也潛王之遇殺其子法章變名姓為莒太史敫徐廣曰音躍一
音家庸太史敫女竒法章狀貌以為非怕人憐而常竊

衣食之而與私通焉淖齒既以去莒莒中人及齊亡臣
相聚求潛王子欲立之法章懼其誅已也久之乃敢自
言我潛王子也於是莒人共立法章是為襄王以保莒
城而布告齊國中王已立在莒矣襄王既立立太史氏
女為王后是為君王后生子建太史敫曰女不取媒因
自嫁非吾種也汙吾世終身不覩君王后君王后賢不
以不覩故失人子之禮襄王在莒五年田單以即墨攻
破燕軍迎襄王於莒入臨菑齊故地盡復屬齊齊封田
單為安平君正義曰安平城在青州臨淄縣東十九里古紀之鄆邑也十四年秦擊
我剛壽十九年襄王卒子建立王建立六年秦攻趙齊
楚救之秦計曰齊楚救趙親則退兵不親遂攻之趙無

田敬仲完世家

食請粟於齊齊不聽周子曰

索隱曰蓋齊之謀臣史失名也戰國策以周子為蘇

秦而楚字皆作燕然此時蘇素死已久矣不如聽之以退秦兵不聽則秦兵

不却是秦之計中而齊楚之計過也且趙之於齊楚打

蔽也

正義曰此時秦伐趙上黨欲克無意於齊楚為扞蔽也猶齒之有脣

也脣亡則齒寒今日亡趙明日患及齊楚且救趙之務

宜若奉漏甕沃焦釜也夫救趙高義也却秦兵顯名也

義救亡國威却彊秦之兵不務為此而務愛粟為國計

者過矣齊王弗聽秦破趙於長平四十餘萬遂圍邯鄲

十六年秦滅周君王后卒二十三年秦置東郡二十八

年王入朝秦秦王政置酒咸陽三十五年秦滅韓三十

七年秦滅趙三十八年燕使荊軻刺秦王秦王覺殺軻

明年秦破燕，燕王亡，走遼東。明年秦滅魏，秦兵次於歷下。四十二年，秦滅楚。明年虜代王嘉滅燕，王喜。四十四年，秦兵擊齊，齊王聽相后勝計，不戰以兵降秦。秦虜王建遷之共。地理志：河內有共縣。正義曰：今衛州共城縣也。正。遂滅齊，為郡。天下壹并於秦，秦王政立號為皇帝。始君王后賢，事秦謹，與諸侯信。齊亦東邊海上，秦日夜攻三晉、燕、楚，五國各自救於秦，以故王建立四十餘年，不受兵。君王后死，后勝相齊，多受秦間金，多使賓客入秦。秦又多予金，客皆為反間，勸王去從朝秦，不脩攻戰之備，不助五國攻秦。秦以故得滅五國。五國已亡，秦兵卒入臨淄，民莫敢格者。王建遂降，遷於共。故齊人怨王建不蚤與諸侯合從攻

田敬仲世完家

秦聽姦臣賓客以亡其國，歌之曰：松耶栢耶，住建共者。

客耶。徐廣曰：戰國策曰：秦處建於共，松栢間也。○索隱曰：耶音邪，謂是建客邪。客說建住言，遂乃失策。今

建遷共共今疾建用客之不詳也。索隱曰：謂不詳審用在河內也。

太史公曰：蓋孔子晚而喜易，易之為術幽明遠矣，非通

人達才孰能注意焉？故周太史之卦田敬仲完占至十

世之後，及完奔齊，懿仲卜之，亦云：田乞及常，所以比犯

二君。索隱曰：比如字，又類律反。二君即悼公、簡公也。信子廢，晏孺子鮑牧以乞故殺悼公而成子，又殺簡

公故云田氏專齊國之政，非必事勢之漸然也。蓋若遵

厭兆祥云。

索隱述贊曰

田完避難

奔于大姜

始辭羈旅

厚或作然

終焉鳳皇

物莫兩盛

代五其昌

二君比犯

三晉爭疆

和始擅命

威遂稱王

濟急燕趙

弟列康莊

秦假東帝

莒立法章

王建失國

松栢蒼蒼

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

史記四十六

田敬仲世家完家

因學紀開上孔子世家王夫公曰仲尼之才帝王可也何特公侯哉仲尼之道也天下可也何特世其家哉於世家仲尼之道不從而大置列傳仲尼之道不從而小而述之自亂其例漢李氏曰敬尊大聖人而反小之其所以稱夫子為識會稽晉解頴羊希道栢栢與劉桓桓等受斯以為聖而已矣何其陋之望夫紀曰過載孔子言行不得其真者尤多

孔子世家第十七

史記四十七

索隱曰教化之主吾之師也為帝王之儀表示人倫之準的自子思以下代有哲人繼世象賢誠可仰同列國前史既定吾無聞然又孔子非有諸侯之位而亦稱系家者以是聖人為教化之主又代有賢哲故亦稱系家焉○正義曰孔子無侯伯之位而稱世家者太史公以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下王侯中國言六藝者宗於夫子可謂至聖故為世家

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

徐廣曰陬音騶孔安國曰陬孔子父叔梁紇所治邑○索隱曰

取是邑名昌平鄉號孔子君魯之鄉邑昌平鄉之闕里也○正義曰栢地志云故鄒城在兗州泗水縣東南六十里昌平山在泗水縣南六十里孔子生昌平鄉蓋鄉取山為名故闕里在泗水縣南五十里輿地志云鄒城西界闕里有尼丘山按今尼丘山在兗州鄒城闕里即此也栢地志云兗州曲阜縣魯城西南三里有闕里中有孔子宅宅中有廟伍緝之從征記云闕里背邾邾面泗即此也按夫子生在鄒長徒曲阜仍號闕里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索隱曰家語孔子宋微子之後宋襄公生弗父何以讓弟厲公弗父何生

從作術

子

宋父周周生世子勝勝生正考父考父生孔父嘉五世
 親盡別為公族姓孔氏孔父生子木金父金父生畢夷
 畢夷生防叔長華氏之逼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
 而奔魯故孔氏為魯人正義曰括地志云叔梁紇厲亦名尼丘山祠在兗州泗水縣五十里尼丘山東趾地理志云魯縣有尼丘山有
 叔梁紇與顏氏女野合而生孔子索隱曰家語云梁紇娶魯之施氏生九女其妾生孟皮孟皮病足乃求婚於顏氏徵在從父命為婚其文甚明今此云野合者蓋謂梁紇老而徵在少非當壯室初笄之禮故云野合謂不合禮儀故論語云野哉由也又先進於禮樂野人也皆言野者是不合禮耳
 ○正義曰男八月生齒八歲毀齒二八十六陽道通八六十四陽道絕女七月生齒七歲毀齒二七十四陰道通七七四十九陰道絕婚姻過此者皆為野合故家語云梁紇娶魯施氏女生九女乃求婚為顏氏顏氏有三女小女徵在據其禱於尼丘得孔子魯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索隱曰公羊傳襄公二十一年十一月有天子卒云七月十二歲每少一歲也後序孔生而首上圩頂索隱曰圩音烏

孔子世家

孔叔子五陳士義篇李由之母少嘗與李音竊相好而生由有才藝任於魏王甚愛之或曰李由母不知其父不足貴也至以告田且日吾不以此賤子之難然古之聖賢亦有似子者乎吾將奉以析毀子者李由對曰人不通於遠在臣敢言誰在且孔子少孤則誰知其父者孔子母死於魯之野人見之皆以為聖人聊與之母得合葬於防此則聖人與聖人之至善乎慎勿虛造謠言以誣聖人無傷之肯子夫生於防而不害其為令矣今李由可則電之何患於人言而使獲生不然之說亦謂求白潔而益其垢猶抱石以救溺愈不濟矣

頂音鼎圩頂言頂上窳也故孔子頂如反宇反宇者若屋宇之反中低而四傍高○正義曰括地志云女陵山在曲阜縣南二十八里千寶三日紀云徵在生孔子空桑之地今名空竇在魯南山之空竇中無水當祭時洒掃以告輒有清泉自石門出足以故因名曰丘云字仲尼姓孔氏丘生而叔梁紇死索隱曰家語云生葬於防山正義曰括地志云防山在兗州曲阜縣東防山在魯東由是孔子疑其父墓處母諱之也索隱曰謂孔子少非謂不知其營地徵在笄年適於梁紇無幾而老死是少寡蓋以為嫌不從送葬故不知墳處遂不告耳非諱也孔子為兒嬉戲常陳俎豆正義曰俎豆以木為之受也孔子為兒嬉戲常陳俎豆正義曰俎豆以木為之受也赤雲氣諸侯加象飾足天子玉飾也設禮容孔子母死乃殯五父之衢正義曰括地志云五父衢在兗州曲阜縣西南二里魯城內衢道也蓋其慎也徐廣曰魯縣所居也又有五父之衢也○索隱曰謂孔子不知父墓乃且殯其母於五父之衢是其謹慎也○正義曰慎謂

戴武宣公
左傳昭七年傳無公字杜注
三人皆東君

孔子世家

以緇引棺 耶人正義曰音鄭輓父之母誨孔子父墓然後往
就殯所也 耶人正義曰音鄭輓父之母誨孔子父墓然後往
合葬於防焉孔子要經李氏饗士孔子與往正義曰與
為饗飲魯文學之士孔子與迎 陽虎絀曰李氏饗士非
而往陽虎以孔子少故折之也 陽虎絀曰李氏饗士非
敢饗子也索隱曰家語孔子之母喪既繞而見不非之
也故劉氏云嗜學之意是也 孔子由是退孔子年十
七魯大夫孟釐子病且死索隱曰昭七年左傳云孟僖
其將死召大夫云云按謂病者不能禮為病非疾困之
謂也至二十四年僖子卒賈逵云仲尼時年三十五矣
是此文 誠其嗣懿子曰孔丘聖人之後服虔曰聖滅於
宋杜預曰孔子六世祖孔父嘉其祖弗父何始有宋而
嗣讓厲公杜預曰弗父何孔父嘉之高祖宋懿公之長
及正考父佐戴武宣公服虔曰正考父三命茲益恭故
弗父何之曾孫

鼎銘云杜預曰三命上煇一命而僂再命而偃三命而
俯服虔曰僂偃俯皆恭敬之貌也循牆而走杜預云言亦莫敢余侮杜
亦不敢侮慢 人 饘於是粥於是 以餬余口杜預曰於是
言至儉也 其恭如是吾聞聖人之後雖不當世必有達
者王肅曰謂若弗父何毅湯之後而不當大位謂正考父
今孔丘年少好禮其達者歟吾即没若必師之及釐子
卒懿子與魯人南宮敬叔往學禮焉索隱曰左傳及系
孟僖子之子不應更言 是歲季武子卒平子代立孔子
魯人亦太史公之疎耳 是歲季武子卒平子代立孔子
貧且賤及長嘗為季氏史索隱曰有本作委吏按趙岐
料量平嘗為司職吏而畜蕃息由是為司空已而去魯
斥乎齊逐乎宋衛困於陳蔡之間於是反魯孔子長九

尺有六寸人皆謂之長人而異之魯復善待由是反魯
魯南宮敬叔言魯君曰請與孔子適周索隱曰莊子云孔子年五十一
南見老子蓋系家亦依此為說而不究其旨遂俱誤也
何者孔子適周豈訪禮之時即在十七耶且孔子見老
聃云甚矣道之難行也此非十魯君與之一乘車兩馬
七之人語也乃既仕之後言耳魯君與之一乘車兩馬
一豎子俱適周問禮蓋見老子云辭去而老子送之曰
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索隱曰莊子云財作軒仁人者送人以言吾
不能富貴竊仁人之號王肅曰謙言竊仁者之名送子以言曰聰明
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廣大危其身者發
人之惡者也為人子者毋以有己王肅曰身父母之有
以有己為為人臣者毋以有己索隱曰家語作無以惡
人子者為仁者索隱曰家語作無以惡聽則仕不用則去保
身全行臣之節也孔子自周反于魯弟子稍益進焉

孔子世家

是時也晉平公淫六卿擅權東伐諸侯楚靈王兵彊陵
轅中國齊大而近於魯魯小弱附於楚則晉怒附於晉
則楚來伐不備於齊齊師侵魯魯昭公之二十年而孔
子蓋年三十矣齊景公與晏嬰來適魯景公問孔子曰
昔秦穆公國小處辟其霸何也對曰秦國雖小其志大
處雖辟行中正身舉五穀正義曰百爵之大夫起纍紲
之中索隱曰家語無此一句與語三日授之以政以此
取之雖王可也其霸小矣景公說孔子年三十五而季
平子與邠昭伯以鬪雞故正義曰邠音右括地志云鬪
州曲阜縣東南三里魯城中左傳昭二十五年季得罪
氏與邠昭伯鬪雞季氏芥雞翼邠氏為余距之處魯昭公昭公率師擊平子平子與孟氏叔孫氏三家共

攻昭公昭公師敗奔於齊齊處昭公乾侯

正義曰相州城安縣東南

三十里斥丘故城本春秋時乾侯之邑

其後頃之魯亂孔子適齊為高昭

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與齊太師語樂聞韶音學之三

月不知肉味

周氏曰孔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也○索隱曰按論語子語魯太師

樂非齊太師也又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無學齊

人稱之景公問政孔子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安孔

國曰當此之時陳恒制齊君不君臣不臣故以此對也景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

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豈得而食諸

孔安國曰言將

危也陳氏果滅齊

他日又復問政於孔子孔子曰政在節財景

公說將欲以尼谿田封孔子

索隱曰此說出晏子及墨子其文微異

晏嬰

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敖自順不可以為下

孔子世家

正義曰夏本至周公

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為俗游說乞貨不可以為

國自大賢之息周室既衰禮樂缺有間

索隱曰息者生也言上古大賢

生則有禮樂至周室微而始缺有間也

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

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

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後景公敬見孔子不問其禮

異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間

待之

孔安國曰魯三卿季氏為正卿最貴孟氏為下卿不用事言待之以二者之間也○索隱曰劉氏奉

音扶用反非也今奉音如字謂奉待孔子如齊大夫欲

害孔子孔子聞之景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

反乎魯孔子年四十二魯昭公卒於乾侯定公立定公

立五年夏季平子卒桓子嗣立季桓子穿并得土缶中

正義曰定公能止待之奉則奉祿之意原奉任之意

若羊常昭曰羊生羊也故謂之怪也○索隱曰家語云桓子穿井於費得物如土在其中有羊焉是也

問仲尼云得狗者以孔子博物測之仲尼曰以丘所聞

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夔罔闕章昭曰木石謂山也或

繅也或言獨足翹尾山精好學人聲而迷惑人也○索

隱曰夔音達闕音兩家語作翹尾繅音騷然山繅獨一

足是山神名故謂之夔水之怪龍罔象章昭曰龍神獸

夔一足獸狀如人也

怪或云罔象食人一名伏腫○索隱曰休腫音木腫土之怪墳羊唐固曰墳羊雌

吳伐越墮會稽王肅曰墮毀也○索隱曰會稽山名越

得骨節專車章昭曰骨一節其吳使使問仲尼骨何者

最大仲尼曰禹致羣神於會稽山常昭曰群神謂主山

故謂之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常昭曰防風氏違命

其節專車此為大矣吳客曰誰為神仲尼曰山川之

神足以綱紀天下其守為神王肅曰守山川之祀者為

網紀天下謂名山大川能與雲致雨以利天下也社稷為公侯王肅曰但守社

者直為公皆屬於王者客曰防風何守仲尼曰汪罔氏

之君守封禺之山章昭曰封山禺山在吳郡永安

縣今屬吳與郡為鼈姓索隱曰鼈音僖家語云在虞夏商為汪

罔於周為長程今謂之大人王肅曰周之初及當客曰

人長幾何仲尼曰僬僥氏三尺短之至也章昭曰僬

名也按括地志在大秦國北也長者不過十之數之極也王肅曰十之

極於於是吳客曰善哉聖人桓子嬖臣曰仲梁懷與陽

虎有隙陽虎欲逐懷公山不狃止之孔安國曰不狃為

一紐音女九反鄒氏云其秋懷益驕陽虎執懷桓子怒陽

孔子世家

虎囚囚桓子與盟而驛之

正義曰驛音釋

陽虎由此益輕季氏

季氏亦僭於公室陪臣執國政是以魯自大夫以下皆

僭離於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脩詩書禮樂弟子彌眾

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定公八年公山不狃不得意於

季氏因陽虎為亂欲廢三桓之適

正義曰適音嫡

更立其庶孽

陽虎素所善者遂執季桓子桓子詐之得脫定公九年

陽虎不勝奔于齊是時孔子年五十公山不狃以費畔

季氏使人召孔子孔子循道彌久温温無所試莫能已

用曰蓋周文武起豐鎬而王

索隱曰檢家語及孔氏之書並無此言故桓譚亦以

為誣也

今費雖小儻庶幾乎欲往子路不說止孔子孔子

曰夫召我者豈徒哉如用我其為東周乎

何晏曰與周道於東方故

孔子世家

曰東也然亦卒不行其後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

方皆則之

索隱曰家語作西方王肅云魯國近東故西方諸侯皆取法則焉

由中都宰

為司空由司空為大司寇定公十年春及齊平

索隱曰及與也

平成也謂與齊和好故云平

夏齊大夫黎鉏言於景公曰曾用孔丘

徐廣曰司馬慮云今在祝

其勢危齊乃使使告魯為好會會於夾谷

徐廣曰司馬慮云今在祝

魯定公且以乘車好往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

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疆必

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定公曰諾具左右司馬會齊

侯夾谷為壇位土階三等以會遇之禮相見

王肅曰會遇之禮禮

之簡也揖讓而登獻酬之禮畢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四

方之樂景公曰諾於是旌旄羽被矛戟劍撥鼓噪而至

索隱曰家語作萊人以兵鼓噪劫定公被音弗謂孔子
舞者所執故周禮謙有被舞撥音伐撥謂大稍也趨
趨而進歷階而登索隱曰歷階謂歷階級也故不盡一
等舉袂而言曰吾兩君為好會夷狄之樂何為於此請
命有司有司却之不去則左右視晏子與景公景公心
恚麾而去之有頃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宮中之樂景
公曰諾優倡侏儒為戲而前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
盡一等曰匹夫而榮惑諸侯者罪當誅索隱曰榮惑謂
經營而惑亂也
家語作請命有司有司加法焉手足異處景公懼而動
知義不若歸而大恐告其群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
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於魯君為之奈
何有司進對曰君子有過則謝以質小人有過則謝以

孔子世家

定

文君若悼之則謝以質於是齊侯乃歸所侵魯之鄆汶
陽龜陰之田正義曰鄆今鄆州鄆城縣在兗州龔丘縣
東北五十四里故謝城在龔丘縣東七十
里齊歸侵魯龜陰之田以謝魯魯菜以謝過服虔曰三
城於此以在孔子之功因名謝城田汶陽田
也龜山名陰之田得其田不得其山也杜預曰大山博
縣北有龜山○索隱曰左傳鄆謹及龜陰之田則三田
皆在汶定公十三年夏孔子言於定公曰臣無藏甲大
夫毋百雉之城王肅曰高丈長丈使仲由為季氏宰將
墮三都服虔曰三都邑也於是叔孫氏先墮郕社預曰東平
無鹽縣東南
脚鄉亭○正義曰括地志云脚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
叔孫輒率費人襲魯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服虔曰
三子季
孫孟孫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服虔曰
人有人
及公之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服虔曰申句須
樂頎魯大夫費

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

杜預曰魯國下縣南有姑蔑城○正義曰姑地志云姑蔑

故城在兗州泗水縣東四十二里按泗水縣本漢下縣地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

杜預曰泰山鉅平縣東南有成城也○正義曰公斂處

括地志云故邾城在兗州泗水縣西北五十里公斂處

之保鄆無成是無孟氏也我將弗墮十二月公圍成弗

克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攝相事有

喜色門人曰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孔子曰有是

言也不曰樂其以貴下人乎於是誅魯大夫亂政者少

正卯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於

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王肅曰有司常供其

職客來而皆予之以歸索隱曰家語齊人聞而懼曰孔

孔子世家

子為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之為先并矣蓋致地焉

犁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

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索隱曰家

語作容璣王肅云舞曲名也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

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為

周道游往觀終日索隱曰謂請魯君為周備道怠於政

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膳乎

大夫王肅曰膳祭肉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

聽政郊又不致膳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宿乎屯屯在魯

屯地名也而師已送曰夫子則沐罪孔子曰吾歌可夫

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王肅曰

兒或子兒

周禮卷之八記仲尼字子類高
字子賜定八年傳公使有兩千
陽州口類高之乃六約之室新
人秋家語作類刻孔子也東云
過臣類刻為僕台名文武同方
再有周子集卷為右有為子
傲虎之霄攻則類以枕強名
無定惟文

之口請謂足以憂使人蓋優哉游哉維以卒歲王肅曰
死敗故可以出走也言仕不
得也故且優師已反拒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已以實告
游以終歲言仕不
拒子喟然歎曰夫子罪我以群婢故也夫孔子遂適衛
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索隱曰孟子曰孔子於衛主
妻兄弟二今此云濁鄒是顏離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
子路之妻兒所說不同衛靈公問孔子居魯得祿幾
何對曰奉粟六萬衛人亦致粟六萬索隱曰若六萬石
斗亦與漢之秩祿不同正義曰六萬小斗皆用小也居頃之或
譜孔子於衛靈公靈公使公孫余假一出一入索隱曰
仗出入以孔子恐獲罪焉居十月去衛將適陳過匡正義
曰故匡城在滑州謂以兵
城縣西南十里顏刻為僕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
由彼缺也索隱曰謂昔所被攻缺破之處也○正義曰
琴操云孔子到匡郭外顏淵舉策指匡穿垣

孔子世家

刻

周禮卷之八記仲尼字子類高
字子賜定八年傳公使有兩千
陽州口類高之乃六約之室新
人秋家語作類刻孔子也東云
過臣類刻為僕台名文武同方
再有周子集卷為右有為子
傲虎之霄攻則類以枕強名
無定惟文

曰往與陽貨正從此入匡人聞其言告若曰往者陽貨
今復來乃率衆圍孔子數日乃和琴而歌音曲甚哀有
暴風擊軍士僵仆於是匡人聞之以為魯之陽虎陽
人乃知孔子聖人自解也匡人聞之以為魯之陽虎陽
虎嘗暴匡人匡人於是遂止孔子索隱曰匡宋邑也家
士圍孔子狀類陽虎拘焉五日顏淵後孔安國曰言與
夫子曰吾以汝為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包氏曰
也後子曰吾以汝為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言夫子
在已無所匡人拘孔子益急弟子懼孔子曰文王既沒
致死也言夫子
文不在茲乎孔安國曰茲此也言文王雖已天之將喪
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于斯文也孔安國曰文王既沒
言天將喪此文者本不當使我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
知之今使我知之未欲喪之也言文王雖已天之將喪
其如子何馬融曰如予何猶言柰我何也天之未喪此文
已害孔子使從者為甯武子臣於衛然後得去索隱曰家
語子路彈

宋武子之子相也年陳哀公將
共侵有武子流先則年矣據
年歷家公獻公九三十七年至
冬三年而武子則可若猶前
也其年當百有共十矣何子
長之疎也

弔而歌孔子知之曲三終匡人解圍而去今此取論語
文王既沒之文及從者巨室武子然後得去蓋夫子再
厄匡人或設辭以解圍或彈劍而釋難今此合
論語家語之文以為一事故彼此文交互耳
去即過
浦徐廣曰長垣縣有匡城浦鄉○正義曰括地志云故
浦城在滑州匡城縣北十五里匡城本漢長垣縣
月餘反乎衛主蘧伯玉家靈公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謂
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為兄弟者必見寡
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
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珮玉聲
璆然正義曰孔子曰吾鄉為弗見見之禮答焉上見如
字下見音去聲言我不
為相見之禮現而答之子路不說孔子矢之曰予所不
者天厭之天厭之亦肇曰見南子者時不獲已猶文王
乃天命所厭也蔡謨曰矢陳
也夫子為子路陳天命也居衛月餘靈公與夫人同

孔子世家

車官者雍渠參乘出使孔子為次乘招搖市過人徐黃

搖翺翺也○索隱曰家語作遊過市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何

曰疾時薄於德厚於色故發此言也李充曰使好德如好色則棄邪而反正矣於是醜之去衛

過曹是歲魯定公卒孔子去曹適宋徐廣曰年表定公

十四年至陳哀公三年孔子過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

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

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包氏曰天生德者謂授以聖性

予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孔子獨立郭東門鄭人或謂

子貢曰索隱曰家語姑布東門有人其頰似堯索隱曰

河目而隆頰其頰似堯其頰類臯陶其有類子產然自要以下不

及禹三寸纍纍若喪家之狗王肅曰喪家之狗主人哀

得意孔子生於亂世道不得行故暴然不得志之貌也
韓詩外傳曰喪家之狗既斂而擲有帝而祭顧望無人
也子貢以實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狀末也而似喪
家之狗然哉然哉孔子遂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家歲餘
吳王夫差伐陳取三邑而去趙鞅伐朝歌楚圍蔡蔡遷
于吳吳敗越王句踐會稽有隼集于陳廷而死括矢貫
之石弩矢長尺有咫韋昭曰隼鷩鳥今之鷩也括木名
貫之墜而死○正義曰隼音箕毛詩義疏鷩齊人謂之
鷩正或謂之題眉或曰省馮春化爲布穀此屬數種皆
爲陳潛公使使問仲尼索隱曰家語國語皆作陳惠公
非也按惠公以魯昭元年立定
四年卒又按系家潛公十六年孔子適
陳十三年亦在陳則此潛公爲是也
仲尼曰隼來遠
矣此肅慎之矢也正義曰肅慎國記云肅慎其地在夫
餘國東北河六十日行其弓四尺強
勁弩射四百步今之
韃韃國方有此矣
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百蠻王肅曰各以

孔子世家

東夷有九種也使各以其方賄來貢王肅曰各以
百蠻夷狄之百種使各以其方賄來貢其方面所有
而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慎貢楛矢石弩長尺有咫
先王欲昭其令德以肅慎矢分大姬韋昭曰大姬
武王元女也配虞
胡公而封諸陳分同姓以珍玉展親韋昭曰展重也王
謂若夏后氏之璜
分異姓以遠方職使無忘服王肅曰使無忘
服從於王也故分陳以
肅慎矢試求之故府果得之韋昭曰故
府舊府也孔子居陳三歲
會晉楚爭疆更伐陳及吳侵陳陳常被寇孔子曰歸與
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進取不忘其初於是孔子去陳
過蒲會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
以私車五乘從孔子其爲人長賢有勇力謂曰吾昔從
夫子遇難於匡今又遇難於此命也已吾與夫子再罹

難寧闕而死關甚疾蒲人懼索隱曰家語云寧我闕死

是也謂孔子曰苟毋適衛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

孔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賀耶孔子曰要盟也神不聽

衛靈公聞孔子來喜郊迎問曰蒲可伐乎對曰可靈公

曰吾大夫以為不可今蒲衛之所以待晉楚也正義曰

州蒲在滑州在衛西也韓魏及衛從西向東伐先在蒲後及衛以衛伐之無乃不可乎

孔子曰其男子有死之志王肅曰公叔氏欲以蒲適他

婦人有保西河之志王肅曰婦人恐懼欲保西河無戰

魏之西河也吾所伐者不過四五人王肅曰本與靈公曰善

然不伐蒲靈公老怠於政不用孔子孔子喟然歎曰苟

有用我者暮月而已三年有成孔安國曰言誠有用我

孔子世家

行其政教必三年乃有成也孔子行佛肸為中牟宰孔安國曰晉大

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曰由聞諸夫子其身親為

不善者君子不入也孔安國曰不入其國今佛肸親以中牟畔子

欲往如之何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

曰白乎涅而不淄孔安國曰磷薄也涅可以染皂者也

於涅中而不黑君子雖在濁亂不能汙也我豈瓠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曰言瓠瓜得繫一處者不食故也吾自食物孔子擊磬

有荷蕢而過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何晏曰蕢草器也

硜硜乎莫己知也夫而已矣何晏曰此硜硜信已孔子

學鼓琴師襄子索隱曰家語師襄子曰吾雖以擊磬為

官然能於琴蓋師襄子魯人論語謂之

擊磬襄是也

十日不進師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習

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

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間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

立未得其為人也有間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

高望而遠志焉曰立得其為人黯然而黑王肅曰幾然

而長徐廣曰詩云頤而長兮索隱曰眼如望羊王肅曰望

視也如王四國非文王其誰能為此也師襄子辟席

再拜曰師蓋云文王操也孔子既不得用於衛將西見

趙簡子至於河而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徐廣曰或作

作竇鳴犢舜華也索隱曰家語云聞趙簡子殺竇犢

鳴犢及舜華國語云鳴犢竇犢則竇犢字鳴犢聲轉字

異或依鳴犢舜華當臨河而嘆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

孔子世家

不濟此命也夫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竇

鳴犢舜華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

兩人而後從政及其已得志殺之乃從政丘聞之也剗

胎殺夭則麒麟不至郊竭澤涸漁則蛟龍不合陰陽索

曰有角曰蛟龍龍能與雲致雨調和陰陽之氣覆巢毀卵則鳳皇不翔何則君

子諱傷其類也夫鳥獸之於不義也尚知辟之而况乎

丘哉乃還息乎陬鄉作為陬操以哀之王肅曰陬操琴

曰此陬鄉非魯之陬邑家語云作樂操也而反乎衛入主蘧伯玉家他日靈

公問兵陳孔安國曰軍陳行列之法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

旅之事未之學也鄭玄曰萬二千人為軍五百人為旅

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鴈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

師說望羊遠光之意

復如陳夏衛靈公卒索隱曰此魯哀二年也立孫輒是為衛出公
 六月趙鞅內太子蒯聵于戚陽虎使太子統八人衰經
 偽自衛迎者哭而入遂居焉冬蔡遷于州來是歲魯哀
 公三年而孔子年六十矣齊助衛圍戚以衛太子蒯聵
 在故也夏魯桓釐廟燔南宮敬叔救火孔子在陳聞之
 曰災必於桓釐廟乎服虔曰桓釐當毀而魯事非禮之廟故孔子聞有火災知其加桓信也
 已而果然秋季桓子病釐而見魯城喟然嘆曰昔此
 國幾興矣以吾獲罪於孔子故不興也顧謂其嗣康子
 曰我即死若必相魯相魯必召仲尼後數日桓子卒康
 子代立已葬欲召仲尼公之魚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終
 終為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終是再為諸侯笑康子曰

孔子世家

則誰召而可曰必召冉求於是使使召冉求冉求將行
 孔子曰魯人召求非小用之將大用之也是日孔子曰
 歸乎歸乎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吾不知所以裁
 之孔安國曰簡大也孔子在陳思歸欲去曰吾黨之小子狂者進取於大道妄穿鑿以成章不知所以裁制
當歸以裁耳○索隱曰此系家并有歸與之辭者前辭出孟子此辭見論語蓋止是一稱歸與二書各記之今
前後再引亦失之也子贛知孔子思歸送冉求因誠曰即用以孔
 子為招云冉求既去明年孔子自陳遷于蔡蔡昭公將
 如吳吳召之也前昭公欺其臣遷州來後將往大夫懼
 復遷公孫翩射殺昭公徐廣曰哀公四年也楚侵蔡秋齊景公卒
徐廣曰哀公五年也明年孔子自蔡如葉葉公問政孔子曰政在
 來遠附邇他日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孔安國曰葉公

各諸梁楚大夫食菜於葉稱公不對未知所以對也孔子聞之曰由爾何不

曰其為人也學道不倦詢人不厭發憤忘食樂以忘憂

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去葉反于蔡長沮桀溺耦而耕孔

子以為隱者使子路問津焉鄭玄曰邦廣五寸二邦為

括地志云黃城山俗名萊山在許州葉縣西南二十五

里聖賢冢墓記云黃城山即長沮桀溺所耕處下有東

流則子路長沮曰彼執輿者為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

魯孔丘與曰然曰是知津矣馬融曰言數周桀溺謂子

路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子孔丘之徒與曰然桀溺曰

悠悠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孔安國曰悠悠者周

下治亂同舍此適且與其從辟人之士豈若從辟世

之士哉何晏曰士有辟人之法有辟世之法長沮桀溺

謂孔子為士從辟人之法者也已之為士則從

辟世之法也耨而不輟鄭玄曰耨覆種也輟止也子路以告

孔子孔子憮然何晏曰為其不曰鳥獸不可與同群

國曰隱於山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何晏曰凡天下有

林是同群也已大而他日子路行遇荷蓀丈人包氏曰丈人老

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包

曰丈人曰不勤勞四休分植其杖而芸孔安國曰植倚

子路以告孔子曰隱者也復往則亡至其家丈人出行

在孔子遷于蔡三歲吳伐陳楚救陳徐廣曰哀軍于城

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間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

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賢者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疾今者

父留陳蔡之間諸大夫所設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

義曰擇獲塊相之耕即推
辟之在種子之

孔子世家

國也來聘孔子孔子用於楚則陳蔡用事大夫危矣於是乃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野不得行絕糧從者病莫能興興起也孔子講誦弦歌不衰子路愠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孔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何晏曰濫也君子固亦有窮時但不如小人窮則濫益為非子貢色作孔子曰賜爾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曰然孔安國曰然謂多學而識之非與孔安國曰問孔子曰非也予一以貫之何晏曰善有元事有會天下其元則衆善舉也故不待學以一知之孔子知弟子有愠心乃召子路而問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王肅曰率循也言非兕虎而循曠野也非吾道非耶吾何為於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耶人之不我信也王肅曰言人不信吾豈以未仁智乎意者吾未知耶人之不我行也

孔子世家

王肅曰言人不使通行而困窮者豈以吾未智乎孔子曰有是乎由譬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正義曰言仁者必使四方信之安有伯夷叔齊餓死乎使智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正義曰言智者必使處事通行安有王子比干剖心哉子路出子貢入見孔子曰賜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為於此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蓋少貶焉孔子曰賜良農能稼而不能為穡王肅曰種之為稼斂之為穡言良農能善種之而不能斂獲之良工能巧而不能為順王肅曰言良工能巧而不能斂獲之君子能脩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為容今爾不脩爾道而求為容賜而志不遠矣子貢出顏回入見孔子曰回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為於此顏回曰夫子

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
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道之不脩也是吾醜也夫道既
已大脩而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後
見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
吾為爾宰王肅曰宰主財者也為於是使子貢至楚楚
昭王興師迎孔子然後得免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
封孔子服虔曰書籍也○索隱曰古者二十五家為里
里則各立社則書社者書其社之人名於籍蓋
以七百里書社之人封孔子也故下楚令尹子西曰王
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
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率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
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於周號為子

孔子世家

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
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夫文王在豐武王在
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為佐
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其秋楚昭王卒于城父楚狂接
輿歌而過孔子孔安國曰接輿楚人也佯狂曰鳳兮鳳
兮何德之衰孔安國曰此孔子於鳳鳥待聖君
乃見非孔子周行求合故曰衰也往者不
可諫兮孔安國曰已往所來者猶可追也來者猶可追也孔安國曰自
今已來可追
自止避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者孔安國曰言已而
亂隱居孔子下欲與之言包氏曰下車也趨而去弗
可復治也再言孔子下欲與之言包氏曰下車也趨而去弗
得與之言於是孔子自楚反乎衛是歲也孔子年六十
三而魯哀公六年也其明年吳與魯會繒徵百牢索隱
曰此

哀七年時也百年半半具一百也周禮上公九年侯伯七
牢子男五牢今具穀百牢矣不識禮故子貢對以周禮
而後吳亡是徵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故鄆
城在沂水縣地理志云繒縣屬東海縣也 太宰嚭召
季康子康子使子貢往然後得已孔子曰魯衛之政兄
弟也包氏曰周公康叔既為兄弟康叔是時衛君輒父
睦於周公其國之政亦如兄弟也不得立在外諸侯數以為讓而孔子弟子多仕於衛衛
君欲得孔子為政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
包氏曰問往將何所先行孔子曰必也正名乎馬融曰正百
事之名也子路曰
有是哉子之迂也何其正也包氏曰迂猶遠也言
孔子之言遠於事也孔子
曰野哉由也孔安國曰
野不達也夫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
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孔
安國曰禮以安上樂以後風二
者不行則有端刑於罰也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

孔子世家

師本師

足矣夫君子為之必可名言之必可行王肅曰所名之
事必可得明言
為季氏將師與齊戰於郎克之徐廣曰此哀公十一年
也去吳會繒已四年矣
年表哀公十年孔子自衛至陳也○索隱曰徐說去會
四年是也按左氏及此文孔子是時在衛歸魯不見有
在陳之文在陳當哀公之初蓋年表誤爾○正義曰括地志云郎亭在徐州滕縣西五十三里季康子
曰子之於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學之於孔子季
康子曰孔子何如人哉對曰用之有名播之百姓質諸
鬼神而無憾求之至於此道雖累千社夫子不利也索
隱曰二十五家為社千
社即二萬五千家康子曰我欲召之可乎對曰欲召
之則毋以小人固之則可矣而衛孔文子服虔曰文子
子衛卿也將
攻太叔左傳曰太叔名疾問策於仲尼仲尼辭不知退而命載

而行曰鳥能擇木木豈能擇鳥乎服虔曰鳥喻已木文以喻所之之國

子固止會季康子逐公華公賓公林以幣迎孔子孔子

歸魯孔子之去魯凡十四歲而反乎魯索隱曰前文孔子以定公十四

年去魯計至此十三年魯系家云定公魯哀公問政對

曰政在選臣季康子問政曰舉直錯諸枉包氏曰錯置也舉正直之

人用之廢置邪枉之人○索隱曰論語季康子問政子曰

政者正也又哀公問曰何為則人服子曰舉直錯諸

枉則人服今此初論康子問政未合以孔子答則枉者

直康子患盜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孔安國曰欲情

愆也言民化於上不從其所令從其所好也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

求仕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迹三代之

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曰夏禮

孔子世家

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包氏

曰徵成也杞宋二國夏殷之後也夏殷之禮吾能說之杞宋之君不足以成也足則吾能徵之

矣觀殷夏所損益曰後雖百世可知也何晏曰物類相召勢數相生其

變有常故可以一文一質周監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

周孔安國曰監視也言周文章備於二代當從之周故書傳禮記自孔氏孔子

語曾大師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何晏曰太師樂官名也五音始奏翕如盛

也縱之純如何晏曰言五音既發放縱盡其聲絕和諧也皦如何晏曰言

如也以成何晏曰縱之以純如皦如釋如吾自衛反魯

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鄭玄曰反魯魯哀公十一年冬是時道衰樂廢孔子來還

乃正之故雅頌各得其所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正義曰去

立呂反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

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正義曰亂

理也詩小序云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毛萇云關關和聲雎鳩王雎也鳥摯而有別后妃悅樂君子之德無不和諧又不淫色慎固幽深若雎鳩之有別然後可以風化天下夫婦有別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敬君臣敬則朝廷正

朝廷正則王化成也按王雎金口鶉也 鹿鳴為小雅

始正義曰小序云鹿鳴宴群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笙篴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

毛萇云鹿得萍呦呦鳴而招呼懇誠發乎中 文王為大

雅始正義曰小序云文王文王受命作周鄭玄云文王初為西伯有功於民其德著見於天故天命之以

君天下 清朝為頌始正義曰小序云清朝祀文王也周

馬毛萇云清朝者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宮也謂祭 三百

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

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孔子晚而喜易序正義曰

孔子世家

卦也夫子作十翼謂上象下象上象下象上繫下繫文

言序卦說卦雜卦也易正義曰文王既錄六十四卦分

為上下篇先後之次其理不易孔 彖正義曰吐亂反上

子就上下二經各序其相次之義 彖正義曰吐亂反上

卦下辭易正義曰夫子所作統論一卦之義或說其卦

德或說其卦義或說其卦名莊氏云彖斷也言斷定一

卦之繫 正義曰如字又音系易正義云繫辭者聖人繫

大是以分之又言系象 正義曰上象卦辭下象爻辭易

辭者取網系之義也象 正義云萬物之體自然各有形

象聖人設卦以寫萬物之象也 說卦正義曰易正義云說卦

象今夫子釋此卦之象也 說卦正義曰易正義云說卦

周學記圖法或篇有古強者
孔子常勸我讀易此
書之無編好章編三統
適三折今乃大惜更記世
編三統秩適見於此適一
作禍此方士腐言也

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如顏濁鄒之徒正義

曰濁音卓鄒音聚類濁 頗受業者甚衆孔子以四教文
行忠信何晏曰四者有絕四母意何晏曰以道為母必
之則藏故無專必何晏曰無可無不母我何晏
古而不自作處群萃而不自何晏曰此三
異唯道是從故不有其身何晏曰此三
慎而夫何晏曰此三子罕言利與命與仁何晏曰此三
者行之盛也寡能何晏曰此三不憤不啓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弗
復也鄭玄曰孔子與人言必待其人心憤憤口排排乃
以語之其人思何晏曰此三其於鄉黨恂恂似不能言者王肅曰
恭貌也○索隱曰有何晏曰此三其於宗廟朝廷辯辯言唯謹爾鄭
本作逡逡音七旬反何晏曰此三朝與上大夫言閤閤如也孔安國
曰唯辯而謹敬也○朝與上大夫言閤閤如也孔安國
索隱曰論語作便便何晏曰此三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孔安國
之貌何晏曰此三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孔安國
和樂貌何晏曰此三入公門鞠躬如

孔子世家

也趨進翼如也孔安國曰言端好也君召使僕鄭玄曰有賓色
如也孔安國曰君命召不俟駕行矣鄭玄曰急趨君命
也孔安國曰魚餼肉敗割不正不食孔安國曰魚席不正不坐食
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是日哭則不歌見齊衰瞽者
雖童子必變包氏曰三人行必得我師何晏曰言我三
而改之無常師何晏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
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孔安國曰夫子常使人歌善則使
復之然後和之何晏曰樂其善故子不語怪力亂神王
曰怪怪異也力謂若稟盪舟鳥獲舉千鈞之厲也亂謂
巨弑君子弑父也神謂鬼神之事或無益於教化或所
不忍言也李充曰力不由理斯怪力也神不由正斯子
亂神也怪力亂神有與於邪無益於教故不言也
黃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聞也何晏曰章明文彩形質夫

史記四十七

子言天道與性命弗可得聞也何晏曰性者人之所
亨日新之道深微故不可得而聞之顏淵喟然嘆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
何晏曰言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何晏曰言忽恍夫子循
循然善誘人何晏曰循循又序貌也誘進也言夫博我
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我才如有所立卓爾雖
欲從之蔑由也已孔安國曰言夫子既以文章開博我
竭吾才矣其有所立則卓然不可及言已達蒼黨人童
雖蒙夫子之善誘猶不能及夫子所立也達蒼黨人童
子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鄭玄曰達蒼者黨名
入美孔子博學道藝不成一名而已子聞之曰我何執執御乎執射乎我
執御矣鄭玄曰聞人美之承以謙也牢曰子云不試故
藝鄭玄曰牢者弟子子牢也試用也言魯哀公十四年
孔子世家

正義曰韋韜取皮名
車子微者人之姓御名
操姓御名高車子主車
之人也

春狩大野服虔曰大野數名魯田園之常處蓋今鉅野
野縣東十二里春秋哀十四年經云西狩獲麟堆在鄆州鉅
說云鉅野故城東十里澤中有土臺廣輪四五十步俗
云獲麟堆去魯城可三百餘里叔孫氏車子鉏商獲獸服虔曰車子微
○索隱曰春秋傳及家語並云車子鉏商而服虔以子
為姓非也今以車子為主車車子微者之人也人微故
畧其姓也以為不祥仲尼視之曰麟也取之服虔曰麟
子非姓也以為不祥仲尼視之曰麟也取之非時所常
見故怪之以為不祥也仲尼名之曰麟曰麟曰河不出圖雒
不出書吾已矣夫孔安國曰聖人受命則河出圖今無
是顏淵死孔子曰天喪予何休曰予我也天生顏淵為
也子之證及西狩見麟曰吾道窮矣何休曰麟者太平之
者也而死此天亦告夫子喟然歎曰莫知我夫子貢曰何為
將歿之證故云爾莫知子何為莫知子貢怪夫子言子曰不怨天不尤人
莫知子何為莫知子貢怪夫子言

曰孔子不用於世而不下學而上達孔安國曰下學知人事上達天命知怨天不知己亦不尤人何晏曰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故曰唯天知己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乎鄭玄曰言其直己之心不入庸君之朝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包氏曰放言也置行中清廢中權馬融曰清絕潔也遭世亂自廢棄以免患合於權也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馬融曰亦不必進亦不必退唯義所在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沒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索隱曰言夫子修春秋以魯為主故云據魯也故殷運之三代正義曰殷中也又中運夏殷周之事也約其文辭而指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

孔子世家

困學紀聞六春秋部史記孔子世家文辭有可與人共者至於為春秋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曾子建德揚德祖書音序之文詩與人通流至於制春秋游夏之徒乃不能指一辭李善注引史記曰子游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今本無子游二字

賜已下至後七日卒

殯

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於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後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劉熙曰知者行堯舜之道者也明哉子路死於衛孔子病子貢請見孔子方負杖逍遙於門曰賜汝來何其晚也孔子因歎歌曰太山壞乎鄭玄曰太山崩山所梁柱摧乎哲人萎乎王肅曰萎頹也因以涕下謂子貢曰天下無道久矣莫能宗予王肅曰傷道夏人殯於東階西人於西階殷人兩柱間昨暮予夢坐奠兩柱之間予殆

闕

殷人也後七日卒

鄭玄曰明聖人知命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漢封夫子十二代孫志為

城侯後漢封十七代孫志為褒成侯魏封二十二代孫

美為崇聖侯晉封二十三代孫震為奉聖亭侯魏後封

崇聖侯齊改封珍為恭聖侯周武帝改封鄒國公

隋文帝仍舊封鄒國公湯帝改為紹聖侯皇唐給復二

千戶封孔子裔孫孔孔子年七十三以魯哀公十六年

四月巳丑卒索隱曰若孔子以魯襄二十一年生至哀

子年七十二經傳生年哀公謀之曰是夫不弔不慈遺

一老王肅曰甲善也。勲且俾葬余一人以在位榮榮余

在疚王肅曰父文夫之嗚呼哀哉尼父母自律顯稱也律法也言

母以自子貢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

昏名失則愆失志為昏失所為愆索隱曰左傳及生不

孔子世家

能用死而謀之非禮也稱余一人非名也服虔曰天子

諸侯所孔子葬魯城北泗上皇覽曰孔子冢去城一里

當名也東西十三步高一丈二尺冢前以瓦甃為祠壇方六尺

與地平本無祠堂冢坐中樹以百數皆異種魯人世世

無能名其樹者民傳言孔子弟子異國人各持其方樹

來種之其樹柞粉維離女貞五味兔檀之樹孔子塋中

不生荆棘及刺人草。索隱曰離音藜藜草名也女貞

一作安貴香名出西域五味藥草名兔音讒兔檀檀樹

則哭各復盡哀或復留唯子貢廬於冢上索隱曰家語

云適墓不登隴豈合廬於冢凡六年然後去弟子及魯

人往從冢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命曰孔里魯世世相傳

心作之

義中廣一卷在禮記中之
子高子八美為魯穆公師

衣冠琴車書索隱曰謂孔子所居之堂其弟子之中孔
堂中於壽至于漢二百餘年不絕高皇帝過魯以太牢祠焉
諸侯卿相至常先謁然後從政孔子生鯉字伯魚索隱曰家
謂孔子年十九娶於宋之上官氏之女一歲而生伯魚
伯魚之生也魯昭公使人遺之鯉魚夫子榮君之賜因
以名其子伯魚年五十先孔子死皇覽曰伯魚冢在孔
為鯉也子思年六十二嘗困於宋子思作中
庸皇覽曰子思冢在孔子思生白字子上年四十七子
上生求字子家年四十五子家生箕字子京年四十六
子京生穿字子高年五十一子高生子慎年五十七嘗
為魏相子慎生鮒年五十七為陳王涉博士死於陳下
鮒弟子襄年五十七嘗為孝惠皇帝博士遷為長沙太

孔子世家

守長九尺六寸子襄生忠年五十七忠生武武生延年
及安國安國為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蚤卒安國生
邛邛生驪

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
鄉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
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低回留之不能去云索

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

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索隱曰薛駘云

王師叔云折中正也宋均云折斷也中當可謂至聖矣

索隱述贊曰

孔子之先

胄于商國

弗父能讓

正考銘勒

防叔來奔

邠人倚立

尼丘誕聖

闕里生德

七十升堂

四方取則

行誅兩觀

攝相夾谷

黷鳳透襄

泣麟何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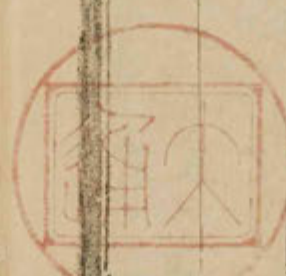
九流仰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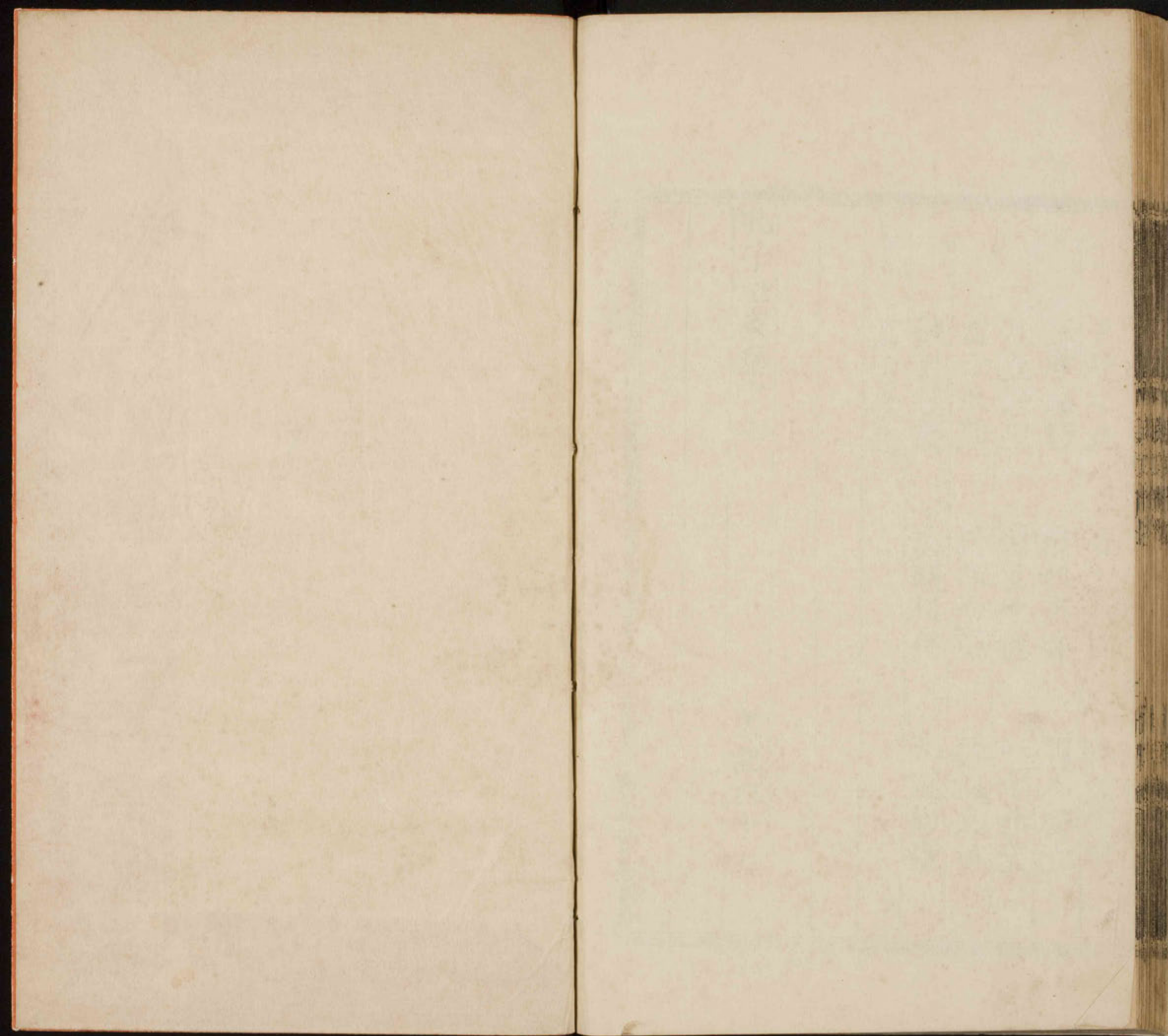
萬古欽躅

孔子世家第十七

史記四十七

孔子世家





110x
557
34